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蘇東坡集

(二十)

蘇軾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蘇東坡集

(二十)

蘇軾著

國學基本叢書

# 蘇東坡集續集

## 卷第七

### 書簡一百八十首

#### 答參寥三首

專人遠來辱首書并示近詩。如獲一笑之樂。數日喜慰忘味也。某到貶所半年。凡百粗遣。更不能細說。大略。祇似靈隱天竺。和尚退院後。卻住一個小村院子。折足鐺中。罨糙米飯喫。便過一生也。得其餘瘴癘病人。北方何嘗不病。是病皆死得人。何必瘴氣。但苦無醫藥。京師國醫手裏死漢尤多。參寥聞此一笑。當不復憂我也。故人相知者。卽以此語之餘。人不足與道也。未會合間。千萬爲道善愛自重。

又

穎沙彌書迹。巉聳可畏。他日真妙總門下龍象也。老夫不復止以詩句字畫期之矣。老師年紀不少。尙留情詩句字畫間。爲兒戲事耶。然此回示詩超然真游戲三昧也。居閑不免時時弄筆。見索書字要楷法。輒作數篇。終不甚楷也。祇一讀了付穎師收。勿示餘人也。雪浪齋詩尤奇偉。感激感激。轉海相訪一段奇事。但聞海舶遇風。如在高山。上墜深谷中。非愚無知。與至人皆不可處。胥靡遺生。恐吾輩不可學。若是至人無一事。冒此嶮。做什麼。千萬勿萌此意。穎師喜於得預。乘桴之游耳。所謂無所取裁者。其言不可聽。切切。相知之深。不可不盡道其實耳。自揣餘生。必須相見。公但記此言。非妄語也。

又

淨慧琳老及諸僧和。因見致懇。知爲默禱於佛。令亟還中州。甚荷至意。自揣省事以來。亦粗爲知道者。但道心數起。數爲世樂所移奪。恐是諸佛知其難化。故以萬里之行相調伏耳。少游不憂其不了此境。但得他老兒不動懷。其餘不足云也。愈承務知爲少游展力。此人非凡。可喜可喜。今有一書與之。告專一人與轉達。仍有書令兒子輩準備信物。令送去俞處。託求穩當。船主附與廣州何道士也。見說自有斤重脚錢。數目體例甚熟。

答南華辯禪師五首

竄逐流離。愧見方外知之舊。達觀一視。延館加厚。洗心歸依。得見祖師。幸甚幸甚。人來辱書。具審法體佳勝。感慰兼集。某到惠已二百日。杜門養痾。凡百粗遣。不煩留意。

又

專人遠來。獲手教累幅。具審法履佳勝。感慰兼極。又蒙遠致筠州書信。流落羈寓。每煩淨衆。愧佩深矣。承惠及罌粟鹹豆等。益荷厚意。泉銘模刻甚精。某在此凡百如宜。不煩念及。未由瞻謁。懷想不已。熱甚。惟萬萬爲衆自愛。

又

所要寫柳碑。大是山中闕典。不可不立石。已輟忙揮汗寫出。仍作一小記。成此一事。小生結緣於祖師不淺矣。荒州無一物可寄。只有桄榔杖一枚。木韌而堅。似可采。勿笑勿笑。舍弟及總師等書信領足。比有人



去已發書矣。張惠蒙去歲爲令看船，不得禮拜祖師及衣鉢，甚不足。今因來人令相照管一往，不訝喧聒。此子多病，來時告令一得力莊客送回也。留住五七日可矣。

又

淨人來辱書，具審法體勝常，深慰馳仰。至此二年，再涉寒暑，粗免甚病，行館僧舍，皆非久居之地，已置園築室，爲苟完之計，方斫木陶瓦，其成當在中冬也。

又

近苦痔疾極無聊，看書筆硯之類殆皆廢也。所要寫王維劉禹錫碑，未有意思下筆。又觀二碑格力淺陋，非子厚之比也。

### 答王商彥

忝親戚之末，未嘗修問左右。又方得罪屏居，敢望記及之。專人遠來，辱牋教累幅，稱述過重，慰勞加等，幸甚。卽日履茲秋暑，尊體何如。某仕不知止，臨老竄逐，罪垢增積，玷污親友，足下昆曲敦風義，萬里遣人問安否，意其可忘。書詞雅健，陳義甚高，但非不肖所稱也。蜀粵相望天末，何時會合。臨書惘惘，未審受任何地。來歲科詔，竚聞峻擢，以慰願望。未間更冀若時自重。

### 與程天侔七首 惠州

去歲過治下，幸獲接奉。別後有闕，上問過沐，省記遠辱手教，且審起居佳勝，感慰兼集。長牋見寵，禮意過當，非衰廢所宜承當。伏讀愧汗而已。未由會見，萬萬以時自重。

又  
乏人寫公狀。幸恕簡略。示諭固合如命。但罪廢閑冷。衆所鄙遠。決無響應之理。近發書多不答。未欲頻瀆也。幸矜照。

又  
至後福履增勝。辱訪不果見。悚忤無量。寵惠羊酒紙茗。極荷厚意。答謝稽緩。不罪不罪。

又  
適辱訪別。豈勝悵仰。晚來起居住勝。爲餞蔡守。遂不得詣。尙丐珍練。

又  
少事干煩。過河源日。告仲意仙尉。差一人。裨木匠作頭王皋。暫到郡外。令計料數間屋材。惟速爲妙。爲家私紛冗。不及寫書。千萬勿罪。幸甚。

又  
江君訪別。本欲作書。醉熟手軟。不能多書。獨遣此紙而已。老拙慕道。空能誦楞嚴之語。而實無所見。賢者得之。便能發明。如此誦語精妙。過辱開示。感忤無已。龍眼晚實愈佳。特蒙分惠。感忤之至。錢數封呈。煩聒增悚。

又  
白鶴峯新居成。當從天侔求數色果木。太大則難活。太小則老人不能待。當酌中者。又須土礎稍大。不傷

根者爲佳。不罪不罪。

與程正輔提刑二十四首

近聞使旆少留番禺。方欲上問候。長官來。伏承傳誨。意旨甚厚。感忤深矣。比日履茲新春。起居佳勝。知車騎不久東按。儻獲一見。慰幸可量。未間伏冀以時自重。

又

竄逐海上。諸況可知。聞老兄來。頗有佳思。昔人以三十年爲一世。今吾老兄弟不相從四十二年矣。念此令人悽斷。不知兄果能爲弟一來否。然亦有少拜聞。某獲譴至重。自到此旬日。便杜門自屏。雖本郡守亦不往拜其辱。良以近臣得罪。省躬念咎。不得不爾。老兄到此。恐亦不敢出迎。若以骨肉之愛。不責末禮而屈臨之。餘生之幸。非所敢望也。其餘區區。殆非紙墨所能盡。惟千萬照悉而已。德孺懿叔久不聞耗。想頻得安問。八郎九郎亦然。令子幾人侍行。若巡按必同行。因得一見。又幸。舍弟近得書。云在湖口。見令子新婦。亦具道尊意。感服不可言。

又

專人至。承賜教累幅。感慰兼極。比日履茲春陽。尊體佳勝。知春夏間。方按行此邦。豈勝繫望。韶州風物甚美。園亭德孺所治。殊不知有可與爲樂者否。未披奉問。更冀若時保練。

又

老兄近日酒量如何。弟終日把盞。積計不過五銀盞耳。然近得一釀法。絕奇。色香味皆疑於官法矣。使旆

來此有期。當預醞也。向在中山創作松醪。有一賦。閑錄呈以發一笑。

又

數日聞使旆來此。喜慰不可言。方欲遣人奉狀。遽捧手教。感慰兼至。比日涉履風濤。起居住佳勝。旦夕瞻奉。併陳區區。

又

某深欲出迎郊外。業已杜門。知兄知愛之深。必不責此。然愧悚甚矣。專令小兒走舟次也。知十秀才待行。喜得會見。不及別奉書。

又

昨日辱承款語。傾盡。感慰深矣。經宿起居住佳勝。所貺皆珍奇。物意兩重。敢不拜賜。少頃面謝。

又

謫居窮寂。誰復顧者。兄不惜數舍之勞。以成十日之會。惟此恩意。如何可忘。別後不免數日牢落。竊惟尊懷亦悵然也。但癡望沛澤北歸。得復會見爾。到廣少留否。比日起居何如。某到家無恙。不煩念及。未參候間。萬萬若時自重。

又

河源事。上下繆悠而已。有一信箴。并書欲附至子由處。輒以上干。然不須專差人。但與尋便附達。或轉託洪吉間相識達之。其中乃是子由生日香合等。他是二月二十日生。得前此到爲佳也。不罪不罪。

又

兩甥相聚多日。備見孝義之誠。深慰所望。未暇別書。悉之悉之。兒子適令幹少事。未及拜狀。輒已和得白水山詩。錄呈爲笑。并亂做得香積數句。同附上。前本併納去。啞字輒用極字。蓋攀例也。呵呵。

又

近檢法行奉書。未達間。伏蒙賜教。并寄惠柑子。此中雖有。然似此佳者。卽不識也。十有二壞耳。謹如教略。嘗不多啖也。比日還府以來。起居佳勝。某與兒子如昨。不煩念及。大郎三郎有近耗未。歲暮無緣會合。惟冀若時珍練。

又

和示香積詩。真得淵明體也。某喜用陶韻作詩。蓋有四五十首。不知老兄要錄何者。待稍閑編成一軸。附上也。只告不示人耳。橋錢必不足用。學錢且告老兄留取。切告切告。前所問者。已得實狀。本州必已申去。蓋亦只止是矣。

又

近鄉僧法舟行。奉書必達。惠州急足還。辱手教。且審起居佳勝。感慰兼集。寵示詩域醉鄉二首。格力益清妙。深欲繼作。不惟高韻難攀。又子由及諸相識。皆有書痛戒作詩。有說不欲詳言。其言切甚。不可不遵用。空被來貺。但慚汗而已。兄欲寫陶體詩。不敢奉違。今寫在揚州日二十首。寄上。亦乞不示人也。未由會合。日聽除音而已。餘惟萬萬若時自重。

又

承服溫胃藥。舊疾失去。伏惟慶慰。反復尋究。此至言也。拙恙亦當服溫平行氣藥耳。德孺書信已領。尚未聞所授。豈當到闕乎。兄亦歸覲耳。何用更求外補。惠及佳麵感怍。適有河源乾菌少許。并香篆一枚。頗大。饒納去作笑。有肉菘蓉。因便寄示少許。無卽已也。侯晉叔實佳士。頗有文采氣節。恐兄不久歸闕。此人疑不當遺也。故略爲記之。不罪。

又

少懲冒聞。向所見海會長老。甚不易得。院子亦漸興葺。已建法堂甚宏壯。某亦助施三十緡。足令起寢堂。歲終當圓備也。院旁有一陂。詰曲羣山間。長一里有餘。意欲買此陂。屬百姓見說數千。可得稍加葺築。作一放生池。囊中已罄。輒欲緣化。老兄及子由各出十五千足。某亦竭力共成此一事。所活鱗介。歲有萬數矣。老大沒用處。猶欲作少有爲功德。不知兄意如何。可便乞附至。不罪不罪。

又

此中湖魚之利。下塘常爲啓閉之所。歲終竭澤而取。略無脫者。今若作放生池。但牢築下塘。永不開口。水漲溢卽聽其自在出入。則所活不貲矣。

又

廣州多松脂。閩甫嘗買用桑皮灰煉得甚精。因話告求數斤。仍告正輔與買生者十斤。因便寄示。船上硫黃如不難得。亦告爲買通明者數斤。欲以合藥。散鐵爐燉。可作時羅夾子者。亦告爲致一副。史飲者三物。

皆此中無有不罪。

又

某前者留博羅一日。再見鄧道士。所聞別無異者。方欲邀來郡中款問也。續寄丹砂已領。感愧之極。某於大丹未明了。直欲以此砂試煑煉。萬一伏火。亦恐成藥耳。成否當續布聞。比日得七哥書。遞中已附謝也。六郎十郎各計安。未及別書。所要書字墨竹。固不惜。徐寄去也。外曾祖遺事錄呈。

又

蜜極佳。荔枝蒙頒賜。謹附謝。懇蘇州錢倅。差一般家人。又借惠力院一行者契順。與宜興通問。萬里勞人。甚愧其意。因令附此書。或略賜照管。幸甚。卒子與借請少許。幸甚。幸甚。

又

忽復殘臘。會合無緣。不能無天末流離之念也。急足回。辱書具審尊體康勝。仍示佳語五章。字字新奇。歎詠不已。老嫂奄隔。更此徂歲。想加悽斷。然終無益。惟日遠日忘。爲得理也。某近苦痔。殊無聊。杜門謝客。兀然坐忘。爾新春爲國自愛。早膺北歸殊寵。

又

某親近事已絕。北歸之望。然中心甚安之。未話妙理。達觀。但譬如元是惠州秀才。累舉不第。有何不可。知之免憂。詩屢欲和韻。險又已更。老手五廣。殆難措辭也。亦苦痔無情思耳。惠黃雀。感愧感愧。子由一書。告蚤入皮筒。幸甚。幸甚。



又

河南兄弟已歸。左右想哀慕之極。切希爲親自寬也。近有慰疏。未暇別紙。

又

殘臘只數日。感念聚散。不能無異鄉之嘆。不審兄諸況如何。子舍到否。新年不獲奉觴。惟祝早膺召命。未間更乞爲時自重。

又

人來辱書。伏蒙履茲新春。起居佳勝。至孝通直。已還左右。感慰良深。且聞有北轅之耗。尤副卑望。詠史等詩高絕。每篇迺是一論。屈滯它作絕句也。前後惠詩皆未和。非敢懶也。蓋子由近有書深戒作詩。其言切至。當焚硯棄筆。不但作而不出也。不忍違其憂愛之意。所以遂不作一字。惟深察吾兄近詩益工。孟德有言。老而能學。惟余與袁伯業。此事不獨今人不能。古人亦自少也。未拜命間。頻示數字。慰此牢落。餘惟萬萬爲時自重。

與廣東提舉蕭大夫二首

春和。切惟起居佳勝。某罪譴得託迹。麾下幸甚。到惠卽欲上問。杜門省咎。人事俱廢。以故後時。想不深訝。未緣瞻奉。伏冀爲時自重。

又

伏審使旆巡按至惠。得遂際見。何幸如之。某始寓僧舍。凡百不便。近因正輔至郡。許假館行衙。不及面稟。

輒已遷入。悚側不已。想仁愛顧恤。不深訝也。

答王敏仲四首

再辱手教。感戴深矣。仍審比日台候康勝。至慰至慰。某凡百如昨。新居旦夕畢工。卽遷入。長子邁自浙中。般挈由循州徑路來。閏月可至此。漸似無事。可以卻掃安居矣。新政豈弟。已穆然嶺海間矣。更蒙下訪。粗識仁人之用心也。欣慰之極。未緣面盡。臨紙惋結。

又

浮玉聞遂化去。殊不知異事。可聞其略乎。其母今安在。謗者之言。何足信也。丹元事亦告盡錄示。決不示人也。起居之語未曉。亦告指示。近頗覺養生事。絕不用求新奇。惟老生常談。便是妙訣。嚙真納息。真丹頭。仍須用尋常所聞般運泝流法。令積久透徹。乃効也。孟子曰。事在易而求諸難。道在邇而求諸遠。董生云。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

又

春候清穆。切惟撫馭多暇。起居百福。甘雨應期。遠邇滋洽。助喜慰也。某凡百粗適。遷新居已浹日。小窗疎籬。頗有幽趣。賤累亦不久到矣。末期瞻奉。萬萬爲國自重。

又

兩蒙賜教。感慰深至。曾因周循州行。奉狀想已塵覽。卽日台候何如。越人事嬉遊盛於春時。高懷俯就。想復與衆同之。天色澄穆。亦惟此時也。莫緣陪後乘。西望增慨。

與范純夫

某謂居瘴鄉。惟靜絕欲念。爲萬全之良藥。公久已爾。不在多祝也。子由極安常。燕坐胎息而已。有一書附納。長子邁。卽宜興挈兩房來。已到循州。一行並安。過近往迎之。得耗旦夕到此。某見獨守舍耳。次子迨在許下。子由長子名遲者。官滿來筠省覲。亦不久到。恐要知六婦與二孫並安健。過去日留一書并數品藥。在此。今附何秀才去。如聞公目疾尙未平。幸勿過服涼藥。暗室瞑坐數息。藥功何緣及此。兩承惠錫器。極荷重意。丹霞觀張天師遺跡。儻有良藥異事乎。令子不及別書侍奉。外多慰。子功之喪。忽已除祥。哀哉。奈何。諸子想各已之官。某孫婦甚長。旦夕到此矣。

與蕭朝奉

近得見令兄提舉。稍聞動止之詳。爲慰。少事輒冒聞。幸恕率易。兒子邁般挈數房賤累。自虔易小舟。由龍南江至方口。出陸至循州。下水到惠。賤官重累。敢望矜恤。特爲於郡中諸公。釀借白直數十人。送至方口。計未遠出州界。切望垂念。已於循州壁畫得數十人。至方口迎之也。流落困苦。想加愍察。

答王莊叔二首

遠辱教書。具道三十年前都下與先人往還。伏讀感涕。仁人念舊。手簡見及足矣。書辭累幅。禮意莊重。此何過也。伏審斬焉在疚。哀慕之餘。起居如宜。某罪廢遠屏。有玷知識。重蒙獎飾。衰朽增光。會合未期。尙冀節哀自重。

又

某多病杜門。人事都絕。懶習已成。筆硯殆廢。承長牋寵貺。裁謝苟簡。愧負深矣。黃茱海瘴。正作於秋。蒸暑  
靡汗。不能盡意。恕之。

與循守周文之二首

近日屢獲教音。及林增城至。又得聞動止之詳。併深感慰。桃荔米酒。諸信皆達矣。荷佩厚眷。難以盡喻。今  
歲荔子不熟。土產早者既酸且少。而增城晚者不至。方有空寓嶺表之歎。忽信使至。坐有五客人食百枚。  
飽外又以歸遺。皆云其香如練家紫。但差小耳。二廣未嘗有此異哉。又使人健行八百枚。無一損者。此尤  
異也。林令奇士。幸此少留。公所與者。故自不凡也。蒸暑異常。萬萬以時珍齋。

又

鄭君知其俊敏。篤問學。觀所爲詩文。非止科場手段也。人去忙作書。不及相見。且致此意。李公弼亦再三  
傳語。承許遠訪。何幸如之。海州窮獨。見人卽喜。況君佳士乎。林行婆當健。有香與之。到日告便送去也。八  
郎房下不幸傷悼。

與封守朱朝請二首

前日蒙示所藏諸書。使末學稍窺家傳之祕。幸甚幸甚。恕先所訓。尤爲近古。某方治此書。得之頗有所開  
益。拜賜之重。若獲珠貝。又重煩令子運筆。益用愧悚。老朽不揆。輒立訓傳。尙未必工。異日當以奉呈也。新  
說方熾。古學崩壞。言之傷心。區區所欲陳。未易究也。臨紙慨然。

又

公於春秋發明固多矣。舍弟頗治此學。異日相見。當出其書互相考也。然此書近遭廢錮。尙未蒙牽復。公尙敢言及耶。想當一噓。

與李大夫

近奉狀已達。比日伏計起居佳勝。旱勢如此。撫字之懷。想極焦勞。舊見太平廣記云。以虎頭骨繩之。有龍湫中。能致雨。仍須以長纆繫之。雨足乃取出。不爾雨不止。在徐與黃試之。皆驗。敢以告。

與周文之二首

近蒙寄示畫圖及新堂面勢。仍求榜名。嶺南無大寒甚暑。秋冬之交。勾萌盜發。春夏之際。柯葉潛改。四時之運。默化而人不知。民居其間。衣食之奉。終歲一律。寡求而易安。有足樂者。若吏治不煩。卽其所安。而與之俱化。豈非牧養之妙手乎。文之治循。已用此道。故以默化名。此堂如何。可用便請題榜也。

又

聞公服何首烏。是否。此藥溫厚無毒。李習之傳。正爾嚙之。無炮製。今人乃用棗或黑豆之類蒸熟。皆損其力。僕亦服此藥。但探得陰乾。便搗羅爲末。棗肉或煉曠和入臼中。萬杵乃丸服。極有力無毒。恐未得此法。故以奉白。

與人

累日欲上謁。竟未暇辱教。承足疾未平。不勝馳繫。足疾惟葳靈仙牛膝二味爲末。蜜丸。空心服。必効之藥也。但葳靈仙難得真者。俗醫所用多藁本之細者爾。其驗以味極苦。而色紫黑如胡黃連狀。且脆而不韌。

折之有細塵起。向明示之。斷處有黑白暈。俗謂之有鷓鴣恨。此數者備然後爲真。服之有奇驗。腫痛拘攣皆可已。久乃有走及奔馬之効。但與牛膝二物當等分。或視臟氣虛實。酒及熟水皆可下。獨忌茶耳。犯之不復有効。若常服此。卽每歲收棗。阜筴芽之極嫩者。如造草茶法貯之。以代茗飲。此効屢嘗目擊。知公疾苦。故詳以奉白。元素書已作。稍暇詣見。

與惠州都監

君南來。清節幹譽。爲有識所稱。皆曰此東坡弟子。由門下客也。兩漢之士。多起於游徼。卒史。至公卿者多矣。願君益廣學問。以期遠到。

與史氏太君嫂

某謫海南。狼狽廣州。知時姪及第。流落中。尤以爲慶。乃知三哥平生孝義。廉靜自守。嫂賢明教誨有方。天不虛報也。明日當渡大海。聊致此書。嫂知意而已。

與林濟甫二首 儻耳

眉兵至。承惠書。具審尊體佳勝。眷愛各安。某與幼子過南來。餘皆留惠州。生事狼狽。勞苦萬狀。然胸中亦自有翛然處也。今日到海岸。地名遞角場。明日順風卽過矣。回望鄉國。真在天末。留書爲別。未間。遠惟以時自重。

又

某兄弟不善處世。並遭遠竄。墳墓單外。念之感涕。惟濟甫以久要之契。始終留意。死生不忘厚德。

答劉元忠

近別伏惟起居安勝。短牋不盡意。察之。柳伯通因會爲致區區。歐陽秀才真談道甚妙。可與閑遊。懷思文忠公。愛其屋上烏。況族子弟之佳者乎。餘惟萬萬若時自重。

答王敏仲

兒子還辱手書。具審起居佳勝。感慰兼極。舟行至扶胥。急足示問。乃知有袁州之命。歎惋而已。行止孰非天者。復何言哉。道所照。知已平適。但治行忽遽。亦少勞神矣。

答程全父推官六首 儻耳

別遽逾年。海外窮獨。人事斷絕。莫由通問。船到忽枉教音。喜慰不可言。仍審起居清安。眷愛各佳。某與兒子粗無病。但黎蠅雜居。無復人理。資養所急。求輒無有。初至儻官屋數椽。近復遭迫逐。不免買地結茅。僅免露處。而囊爲一空。困厄之中。何所不有。置之不足道。聊爲一笑而已。平生交舊。豈復夢見。懷想清遊。時誦佳句。以解牢落。

又

閣下才氣秀發。當爲時用久矣。遐荒安可淹駐。想益輔以學。以昌其詩乎。僕焚毀筆硯已五年。尙寄味此學。隨行有陶淵明集。陶寫伊鬱。正賴此耳。有新作遞中示數篇。迺珍惠也。山川風氣能清佳否。孰與惠州。比此間海氣蒸溽。不可言。引領素秋。以日爲歲也。寄貺佳酒。豈惟海南所無。殆二廣未嘗見也。副以糖水精麵等。一一感銘。非眷存至厚。何以得此。悚忤之至。此間紙不堪覆瓿。來者已竭。有便可寄百十枚否。不



必甚佳者。

又

便舟來辱書問訊既厚矣。又惠近詩一軸。爲賜尤重。流轉海外。如逃深谷。既無與晤語者。又書籍舉無有。惟陶淵明一集。柳子厚詩文數冊。常置左右。目爲二友。今又辱來貺。清深溫麗。與陶柳真爲三矣。此道比來幾熄。海北亦豈有語此者耶。新春伏想起居佳勝。某與兒子亦粗遣窮困日甚。親友皆疎絕矣。公獨收卹加舊。此古人所難也。感恚不可言。惟萬萬以時自愛。

又

令子先輩辱書及新詩。感慰彌甚。筆力益進。家有哲匠矣。何復下問乎。老病百事皆廢。尤倦寫書。故止附此紙。不別緘也。不罪不罪。

又

兒子比抄得唐書一部。又借得前漢欲抄。若了此二書。便是窮兒暴富也。呵呵。老拙亦欲爲此。而目昏心疲。不能自苦。故樂以此告壯者爾。紙茗佳惠。感恚感恚。丈丈惠藥米醬薑鹽糖等。皆已拜賜矣。江君先輩辱書。深欲裁謝。連寫數書。倦甚。且爲多謝不敏也。

又

久不得毗陵信。如聞浙中去歲不甚熟。曾得家信否。彼土出藥否。有易致者。不拘名物。爲寄少許。此間舉無有得者。卽爲希奇也。間或有籠藥以授病者。入口如神。蓋未嘗識耳。

答程天侔三首

去歲僧舍屢會。當時豈知爲樂。今者海外無復夢見。聚散憂樂。如反覆手。幸而此身尙健。得來訊喜侍奉。清安。知有愛子之戚。襤褸泡幻。不須深留戀也。僕離惠州後。大兒子房下亦失一男孫。悲愴久之。今則已矣。此間食無肉。病無藥。居無室。出無友。冬無炭。夏無寒泉。然亦未易悉數。大率皆無爾。惟有一幸。無甚瘴也。近與兒子結茅屋數椽。居之。僅庇風雨。然勞費已不貲矣。賴十數學生助工作。躬泥水之役。愧之不可言也。尙有此身付與造物者。聽其運轉。流行坎止。無不可者。故人知之。免憂熱。萬萬自愛。

又

近得子野書甚安。陸道士竟以疾不起。葬於河源矣。前會豈非一夢耶。僕旣病倦不出。然亦無與往還者。闔門面壁而已。新居在軍城南。極湫隘。粗有竹樹。煙雨濛晦。真蜺塢獠洞也。惠酒絕佳。舊在惠州。以梅醞爲冠。此又遠過之。牢落中得一醉之適。非小補也。

又

新詩過蒙寵示。格律深妙。非淺學所能彷彿。歎誦不已。老拙無以答厚意。但藏之永以好爲耳。

與鄭嘉會二首

舶人回。奉狀必達。比日起居佳勝。貴眷令子各安。某與過亦幸如昨。初賃官屋數間居之。旣不佳。又不欲與官員相交涉。近買地起屋五間。一龜頭在南汗池之側。茂林之下。亦蕭然可以杜門面壁少休也。但勞費貧窘耳。此中枯寂。殆非人世。然居之甚安。況諸史滿前。甚可與語者也。箸書則未。日與小兒編排齊整。

之。以須異日歸之左右也。小客王介石者。有士君子之趣。起屋一行。介石躬其勞辱。甚於家隸。然無絲髮之求也。顧某念之。有可以照庇之者。幸不惜也。死罪死罪。柯仲常舊有契。因見道區區。

又

邁後來相見否。久不得其書。聞過房下。臥疾正月。尙未得耗。亦憂之。公爲取一書。求瓊州海舶。或來人之便。封題與瓊倅黃宣義。託轉達甚幸也。見說瓊州。不論時節。有人船便也。衆妙堂記一本。寄上。本不欲作。適有此夢。夢中語皆有妙理。皆實云爾。僕不更一字也。不欲隱沒之。又皆養生事。無可醞釀者。故出之。

與僧隆賢二首

甚慰疏言。不意寶月大師宗古老況。捐衆示化。切惟孝誠深至。攀慕涕泗。久而不忘。仍承已畢大事。忽復更歲。觸物感慟。奈何奈何。某謫居遼。無由往奠。追想宗契之深。悲愴不已。惟昆仲節哀自重。以副遠誠。謹奉疏慰。不次。謹疏。正月日趙郡蘇某慰疏上。

又

舟榮二大士遠來。極感至意。舟又冒涉嶺海。尤爲愧荷也。寶月塔銘。本以罪廢流落。恐玷高風。不敢輒作。而舟師哀請誠切。故勉爲之也。海隅漂泊。無復歸望。追懷疇昔。永望悽斷。

與楊濟甫二首

寶月師孫來。得所惠書。喜知尊體佳勝。眷聚各清安。至慰至慰。某凡百粗遣。北歸未有期。信命且過。不煩念及。惟聞墳墓安靖。非濟甫風義之篤。何以得此。感荷不可言。舟師云當一到眉。此中諸事可問其詳也。

遠祝惟若時珍重而已。

又

遠蒙厚惠蜀紙藥物等。一一如數領訖。感作之至。人行速。無佳物充信。謾寄腰帶一條。俗物增愧。不罪不罪。

與元老姪孫四首

元老姪孫秀才。屢得書感慰。十九郎墓表。本是老人欲作。今豈推辭。向者猶作寶月誌文。況此文義當作。但以日近。憂畏愈深。飲食語默。百慮而後動。想喻此意也。若不死終當作耳。近來鬚鬢雪白。加瘦。但健及啖。噉如故耳。相見無期。惟當勉力進道。起門戶爲親榮。老人僵仆海外。亦不恨也。

又

姪孫元老秀才。久不聞問。不識卽日體中佳否。蜀中骨肉。想不住得安信。老人住海外如昨。但近來多病。瘦悴不復往日。不知餘年復得相見否。循惠不得書久矣。旅況牢落。不言可知。又海南連歲不熟。飲食百物艱難。及泉廣海舶絕不至。藥物醬酢等皆無。厄窮至此。委命而已。老人與過子相對。如兩苦行僧耳。然胸中亦超然自得。不改其度。知之免憂。所要志文。但數年不死便作。不食言也。姪孫旣是東坡骨肉。人所覩看。住京凡百倍加周防。切祝切祝。今有書與許下諸子。又恐陳浩秀才不過許。只令送與姪孫。切速爲求便寄達。餘惟千萬自重。

又

姪孫近來爲學何如。恐不免趨時。然亦須多讀書史。務令文字華實相副。期於適用乃佳。勿令得一第後。所學便爲棄物也。海外亦粗有書籍。六郎亦不廢學。雖不解對義。然作文極俊壯。有家法。二郎五郎見說亦長進。曾見他文字否。姪孫宜熟看前後漢書及韓柳文。有便寄近文一兩首來。慰海外老人意也。

又

趙先輩儋人。此中凡百可問而知也。鄉里出百藥。煎如收得。可寄一二斤。趙還時可附也。無卽已。

與范元長八首

某慰疏言不意凶變。先公內翰遽捐館舍。聞訃慟絕。天之喪予。一至於此。是生意盡矣。伏惟至孝承務。元長昆仲。孝誠深至。追慕罔極。何辜于天。罹此禍酷。荼毒如昨。奄易寒暑。哀毀日深。奈何奈何。某謫籍所拘。莫由往弔。永望長號。此懷難諭。謹奉手疏。上慰不次。謹疏。

又

流離僵仆。九死之餘。又聞淳夫先公傾逝。痛毒之深。不可云諭。久欲奉疏。不遇使人。又舉動艱礙。憂畏日深。今茲書問。亦未必達。且略致區區耳。

又

先公已矣。惟望昆仲自立。不墜門戶。千萬留意其遠者大者。勿徇一至之哀。致無益之毀。與先公相照。誰復如某者。此非苟相勸勉而已。切深體此意。餘不敢盡言。

又

先公論往古事著述多矣。想一一寶藏。此豈復待鄙言耶。某當遣人致奠。海外窮苦不能如意。不敢作奠文。想蒙哀恕也。歸葬知未得請。苦痛之極。惟千萬寬中順變。此中百事遠不及雷化。百憂所集。然亦強自遣也。

又

聖善郡君不及拜慰狀。待次乞致區區沉香少許。望於內翰靈几焚之。表末友一慟之意而已。

又

孫行者至。辱書承孝履如宜。闔宅皆安。感慰之極。所諭傳。初不待君言。心許吾亡友久矣。平生不作負心事。未死要不食言。然今則不可。九死之餘。憂畏百端。想蒙矜察。不卽副來意。臨紙哀噎。海外粗聞新政。有識感涕。靈几儻遂北轅乎。未間千萬節哀自重。

又

聖善郡君承起居佳適。因待次致下悃。乞爲骨肉保愛寬懷。以待北歸也。子進諸舅。曾得安信否。

又

毒暑遠惟孝履如宜。海外粗聞近事。南來諸人。恐有北轅之漸。而吾友翰林公。獨隔幽顯。言之痛裂。忘生矧昆仲純篤之性。感慟摧割。如何可言。奈何奈何。老朽一言。非苟以相寬者。先公清德絕識。高文博學。非獨今世所無。古人亦罕有能兼者。豈世間混混生死流轉之人哉。其超然世表。如仙佛之所云必矣。況其平生自有表見於無窮者。豈必區區較量頃刻之壽否耶。此意卓然。唯昆弟深自愛。得歸亦勿亟遽。俟秋

稍涼而行爲佳。某深欲一見左右，赴合浦，不惜數舍之迂，但再三思慮，不敢爾。必深察臨行，必預有書相報，熱甚，萬萬節哀自重。

### 與秦少游

某已封書訖，乃得移廉之命，故復作此紙，治裝十日可辦，但須得泉人許九船，卽牢穩可恃，餘蟹舟多不堪，而許見在外邑未還，須至少留待之。約此二十五六間可登舟，並海岸行，一日至石排，相風色過渡，一日至遞角場，但相風難刻日爾，已有書託吳君雇二十壯夫來遞角場相等，但請雇下未要發來，至渡海前一兩日，當別遣人去報，若得及見少游，卽大幸也。今有一書與唐君，內有兒子書，託渠轉附去，料舍弟已行矣，餘非面莫究。

### 與楊子微二首

某與尊公濟甫，半生闊別，彼此鬚鬢雪白，而相見無期，言之悽斷。尊公乃令閣下萬里遠來海外，訪其生死，此乃古人難事，聞之感歎不已。辱書具審起居佳安，尊公已下，各得安勝，至慰之極。軾七月中必達穎昌矣，回馭少留，一須款見，餘祝若時自重。

又

某與舍弟流落天涯，墳墓免於樵牧者，尊公之賜也。承示喻，感愧不可言。聞井水嘗竭而復溢，信否？見今如何，因見細喻。

### 與范元長六首 北歸



到雷獲所留書。承車從盤桓此邦。以須一見。而某滯留不時至。遂爾遠別。且不獲一慟几筵之前者。非愛數舍之勞也。以困危多畏故爾。此老繆之罪。想矜察。比日孝履如宜否。方此炎毒。萬萬扶獲。哀苦勞艱。如何可言。忝親友之末。不能匍匐赴救。已矣不復云也。獨前所見委文字。不敢不留意。今託少游議其詳。餘惟節哀自重。某不敢拜狀郡君。惟千萬俯爲存沒。寬心自重。乞呈此紙。

又

某如聞有移黃之命。若果爾。當自梧而廣。須惠州骨肉到同往。計公昆仲扶護舟行。當過黃。又恐公自湖南路行。不由江。卽不過黃。不知某能及公前到黃乎。漂零江海。身非已有。未知歸宿之地。其敢必會見之日耶。惟昆仲金石迺心。困而不折。庶幾先公之風。沒而不亡也。臨紙哽塞。言不盡意。

又

過雷州奉書必達。到容南。知昆仲皆苦瘴痢。又聞尋已痊損。不知卽日如何。扶護哀苦。又須勉強開解。卑心憂懸。書不能盡。奉囑之意。唯深察此心。哀哉少游。痛哉少游。遂喪此傑耶。賴昆仲之力。不至狼狽。某日夜前去十六七間。可到梧。若少留一見。尤幸。某到梧當留以待惠州人至。同泝賀江也。速遣此人達書。

又

永州人來。辱書承孝履粗遣。甚慰思望。比謂梧州追及。又將相從泝賀。已而水乾無舟。遂有番禺之行。與公隔絕。不得一拜先公及少游之靈。爲大恨也。同貶先逝者十人。聖政日新。天下歸仁。惟逝者不可返。如先公及少游。眞爲冀北之空也。徒存僕輩何用。言之痛隕何及。某卽度庾嶺。欲徑歸許昌。與舍弟處。必

遂一見昆仲未間。惟萬萬強食自重。

又

某忽有玉局之除。可爲歸田之漸矣。痛哲人之亡。誦殄瘁之章。如何可言。早收拾事迹。編次著撰。相見日以授也。處素因會。多方勉之。以不墜門戶爲急。監司無與相知者。及毛君亦不識。未敢發書。前路間人有宛轉爲言者。專在意也。漂流江湖。未能赴救。以爲慚負。有銀五兩爲少游齋僧。乞轉與處素也。

又

承中間郡君服藥。疾勢不輕。且喜安復。待次致懇千萬。寬中保衛爲請。

與孫叔靜三首

辱手教。具審尊體佳勝。甚慰馳仰。拙疾亦漸平矣。明日當出詣見。燒羊蒙珍惠。下逮童孺矣。

又

累歲闊別。不意相逢海上。握手一笑。豈偶然哉。亟辱專使教筆。具審起居佳勝。感慰兼集。玉局之除。已有訓詞。似不忘也。得免湖外之行。餘生厚幸。至英當求人。至永請告勅。遂度嶺過贛歸陽羨。或歸潁昌。老兄弟相守。過此生矣。乍遠萬萬爲國自重。

又

久留治下。辱眷待之厚。旣過重矣。而愛念之意。拳拳不已。更勤從者。遠至金刹。自惟衰朽。何以獲此。比來數日。思渴不已。長至俯邇。不克展慶。此心南驚矣。令子煩遠餞。不及別狀。惟侍外珍愛。

與朱行中舍人六首

違闊滋久。向往徒勤。比日履茲寒凝。起居住勝。承旌馭至。已卽欲走謁。謹奉手啟。上問區區。

又

某謫居歲久。未嘗冠幘。比日又苦小瘡。不能巾裹。欲服帽請見先令。咨稟如許。乃敢前詣。幸不深責。

又

真陽一見。大慰夙昔。忽遽就別。悵惘可知。行役紛紛。且未有便。尙稽馳問。專使辱書。且審下車以來。台候康健。感慰兼集。某蒙被如昨。更五六日。離韶愈遠。左右伏冀爲國自重。

又

前蒙借示新詩。久矣不見。斯作也。然世俗識真者少。獨唱誰和。帳句謝民師公。若不以位貌爲間。亦庶幾於斑斤郢斲也。老拙百念灰寂。獨一觴一詠。亦未能忘。陋句數首。錄寄以爲一笑。手啟上謝。特知照不深責也。

又

某再拜。般家人蒙輟借。行計遂辦。非眷念特達。何以及此。言謝不盡。悚息而已。

又

近因還使。上問必已聞達。連雨凝陰。遠想台候康勝。某蒙庇粗遣。已達虔州。少留須水度贛。更半月行也。南海靜治。有足樂者。想聞妙唱。自南而北也。後會未期。萬萬若時。爲國自重。

與歐陽晦夫

愁霖終日坐企談晤不審尊候佳否地獄變相已跋其後可詳味之似有補於世者并字數紙納去某所苦已平無憂聞少游惡耗兩日爲之食不下然來卒說得滅裂未足全信非久唐簿必有書來言旦夕話別次仁人之餽固當捧領但以離海南儋人爭致贍遺受之則若饜饕然所以一路俱不受若至此獨拜寵賜則見罪者必衆謹令馳納千萬恕察仍寢來耗幸甚幸甚

答陳承務二首

傾蓋一笑慰喜殊深奉違信宿懷想不已亟辱手教且喜起居住勝已到蒙里承丈丈借差人轎孤旅獲濟感幸不可言愈遠萬萬若時自重

又

孤拙困踣言無足采足下獨悅之少年敏銳所存如此實增欽歎然此事以臨利害不變爲難也

答南華明老三首

衰病復還南華深欲一別祖師因見仁者遽辱專使手書何慰如之卽日履此薄寒法履佳勝旦夕雖英但江路方欲寸進不卽會見企望之極惟萬萬爲衆自重

又

流浪臭濁久矣道眼多可傾蓋如舊清游累日一洗無餘幸甚幸甚專使惠手書具聞別後法體安穩爲慰久留贛上待水猶更旬日南望山門馳神杳靄更祈若時爲衆保練

又

某以促裝登舟。穴甚作書極草草。寵示四韻。可謂奇特。聊答四句。想一大笑也。石刻已領。感感。潘生果作墨否。如成寄一丸。伯固念親懷歸甚矣。道話解之。

答錢濟明三首

去歲海南得所寄異士太清中丹一丸。卽時服之。下丹田休休焉。蓋數日後。又得迨所賣來手書。今又領教誨及近詩數篇。高妙絕俗。想見謫居以來。探道著書。雲升川增。可慕可畏。可歎可賀也。及錄示訓詞。誨以所不及。此曾子所謂愛人以德者。敬遵用不敢忘。幸甚幸甚。

又

已到虔州。二月十間方離此。此行決往常州居住。不知郡中有屋可僦可典買者否。如無可居。卽欲往舒州。真州皆可。如聞常州東門外有斐氏宅出賣。虔守霍子侔大夫言告公令一幹事人與問。當若果可居。爲問其值幾何。度力所及。卽徑往議之。俟至金陵。當別遣人咨稟也。若遂此事。與公杖屨往還。樂此餘年。踐哀詞中始願也。張嘉父今安在。想日益不止。途中聞秦少游奄忽。爲天下惜此人物。哀痛至今。聞魯直無咎輩皆起。而公獨爲獠子所齧。尙棲遲田間。聖主天縱。幽薊畢照。公豈久廢者。惟萬萬寬中自愛。

又

某忽又聞公有閨門之戚。悲惋不已。賢淑令人久同憂患。乍失內助。哀毒何堪。然人生此苦。十人而九。結髮偕老。殆無而僅有也。惟深照痛遺。勿留胸次。令子哀疚難堪。惟當勉爲親庭節減。摧慕本欲作懋疏。適

旅中有少紛擾。燈下倦怠。不能及也。千萬恕察。某若住常。卽自與公相聚。若常不可居。亦須到潤。與程德孺相見。公若枉駕。一至金山。又幸也。

答蘇伯固三首 北歸

人至辱書。承別後起居佳勝。感慰深矣。念親懷舊之心。何時可以易此。顧未有以爲計。當且少安之。神明知公心如此。當自有感應。非久見師。是當謀之。某留虔州已四十日。雖得舟。猶在贛外。更五七日。乃乘小舫。往卽之。勞費百端。又到此。長少臥病。幸而皆愈。僕卒死者六人。可駭。住處非舒。則常。老病唯退爲上策。子由聞已歸至潁昌矣。會合何日。萬萬保齋。

又

某凡百如昨。但撫視易書論語三書。卽覺此生不虛過。如來書所諭其他何足道。三復誨語。欽誦不已。寄惠鍾乳及檀香。大濟要用。乳已足剩。不煩更寄也。感愧之至。江晦叔已到。霍子侔往。太和聽命。三兒子皆促裝登舟。未暇上狀。春暉亭記亦以忙未暇作。少間當爲作也。令子疾知減退。可喜可喜。

又

住計龍舒爲多。大益如命。取去爲暑中浮瓜沉李之一快也。論語說得暇當錄呈。源脩二老行當見之。并道所諭也。到虔州日。往諸刹遊覽。始見中原氣象。泰然不肉而肥矣。何時得與公久聚。盡發所蘊。相分付。耶。龍舒聞有一官莊可買。已託人問之。若遂則一生足食杜門矣。燈下倦書。不盡所懷。

與錢志仲三首

兩日不見渴仰兼懷切惟起居佳勝昨日水東尋幽訪古頗有所得恐欲知之藥方已領感感

又

流落晚塗始獲瞻奉顧遇之重有過平生幸甚幸甚別來伏惟起居佳勝漲水遂失贛險不覺到吉皆德庇所及其餘未易一一道謝也日遠後會未期豈免悵戀

又

某去此不復滯留至安居處當縷細馳問不敢外輒用手啟恃深眷也烏絲常用寫道書一篇非久納上惡詩不足錄也事簡客稀高堂清風有足樂者想時復見念耶吉州幕柳致與之久故知其吏幹過人不能和衆多獲嫌忌然其實無他也憔悴將老矣念非大度盛德孰能收而用之試以衆難必有可觀者藥有毒乃能已疾馬不蹄齧多拙於行惟深念才難勿責全也若公遂成就之此子極有可採必爲門下用特明照僭言死罪死罪

與劉器之

志仲本以烏絲欄求某錄雜詩耳某自出意欲與寫廣成子解篇舟中熱倦遂忘之然此意終在也今豈可食言哉病不能作志仲書乞封此紙去

與寇君

經宿雨涼起居住佳勝昨辱迂顧稍聞餘論退想忠愍之英烈有概乎中衰病不出無緣上謁少選解去惟萬萬自重



與人二首

遠枉書教存問甚厚。兼審比來起居住勝。慰感兼集。寄示石刻。仰佩至意。何時會合。少發所懷。臨書但有慨歎。

又

某日望歸蜀耳。終當過歧雍間。徜徉少留。以償宿昔之意。君自名臣子。才美漸著。豈復久浮沉里中。宜及今爲樂。異時一爲世故所縻。求此閑適。豈可復得耶。偶記舊與彭年一詩。讀之蓋淚下也。斯人有才而病廢。故常多感慨。可念可念。聊復錄此奉呈。想亦爲之惘然也。

與宋漢傑二首

某初仕卽佐先公蒙顧遇之厚。何時可忘。流落闊遠。不聞昆仲息耗。每以惋歎。辱書累幅。話及疇昔。良復慨然。三十餘年矣。如隔晨耳。而前人彫喪略盡。僕亦僅能生還。人世一大夢。俛仰百變。無足怪者。唐輔令兄今復何在。未及奉書。因信略道區區。某只候水來卽行矣。餘留面盡。

又

前日裁謝草略。重煩問訊。眷意愈厚。感愧不已。仍審起居住勝。寵賜新詩。詞格甚美。伏讀慰喜。但恨衰晚。無以當此嘉貺也。

與胡郎仁脩三首

某慰疏言。不意變故。奄罹艱疚。伏惟孝誠深篤。追慕痛裂。荼毒難堪。柰何柰何。比日攀號愈遠。摧毀何及。

伏惟順變從禮。以全純孝。某未獲躬詣靈幃。臨書哽噎。謹奉慰疏不次。

又

某得彭城書。知太夫人捐館。聞問哀痛不已。行役無便。未果奉疏。人至忽辱手書。伏審攀慕之餘。孝履粗遣。至慰至慰。某本欲居常。得舍弟書。促歸許下。甚力。今已決計。泝汴至陳。留陸行歸許矣。夕旦到儀。真暫留。令邁一到常。可以款見矣。

又

小二娘知持服不易。且得無恙。伯翁一行甚安健。得翁翁二月書。及三月內許州相識書。皆言一宅康安。亦得九郎書。書字極長。進今已到太平州。相次須一到潤州金山寺。但無由至常州看小二娘。有所幹所闕。一一早道來。萬萬自愛。

與外生柳閱

展如外生人來得書。知奉太夫人康寧。新婦外孫各無恙。北歸萬里。無足言者。獨不見我令妹賢妹夫。此心如割。介夫何負。亦早世。念之痛不去心。數年豈賢雋厄會耶。相見當一慟以寫之。茲不一一。

與人二首

嶺海闊絕。不謂生還。後得瞻奉。慰幸之極。比日履此秋涼。起居住佳福。少選到岸。卽遂伏謁。

又

某疲病加乏。使令輒用手啟通問。恃公雅度。闊略細謹耳。然亦皇恐不可言也。

答虔人王正彥先生

辱教承起居住勝。沐饋遺。重增感灼。茗布領抹皆珍物。已捧領訖。今日與家人輩遊東禪及景德。如相訪。就彼亦可。

與程德孺運使三首

近蒙專使至虔。遠致時服寢衣之餽。尋附啟布謝必達。比日起居住勝。眷愛各康健。某候水過贛。今方達南康軍。約程四月末間到眞州。當遣兒子邁往宜興取行李。某當泊船瓜洲以待之。不知德孺可因巡按至常潤。相約同遊金山否。患難之餘。老兄弟復一相聚。曠世奇事也。可不略喻及。餘萬萬自重。

又

某此行本欲居淮浙間。近得子由書苦勸來穎昌相聚。不忍違之。已決從此計。泝汴至陳。留出陸也。今有一狀于漕司。一坐船乞早爲差下。令且在常州岸下。候邁到彼乘來。切望留意。早早得之。免滯留爲幸。懿叔必常得信。令子新先輩必已赴任。未及書。因家信道區區。

又

告爲買杭州程奕筆百枚及越州紙二千幅。常使及展手者各半。不罪不罪。正輔知已到京。非久上狀次。乞因信致懇。

答清涼長老

昨辱佳頌見貺。足爲衰朽之光。未緣面謝。

答錢濟明三首

人來領手教及二詩。乃信北歸災退。併獲此佳寵。幸甚幸甚。又知詩人窮而後工。然詩語朗練無衰氣。如季札者聽之。亦有以知君之晚節也。比日起居佳勝。某此去不住滯。然風水難必期。公閑居難以遠涉。須某到真。遣人奉約。與德孺同來。金山迺幸也。所懷未易盡言。併俟面陳。唯萬萬自重。

又

某得來書。乃知廖明略復官。參寥落髮。張嘉父春秋博士。皆一時慶幸。獨吾濟明尙未何也。想必在旦夕。因見參寥復服。恨定慧欽老早化。然彼視世夢幻。安以復爲。兒子迨道其化於壽州時。甚奇特。想必聞其詳。乃知小人能害其衣服爾。至於其不可壞者。乃當緣厄而愈勝爾。舊有詩八首寄之。已寫付卓契順。臨發乃取而燔之。蓋亦知其必厄於此等也。今錄呈濟明。可爲寫放舊居。亦挂劍徐君之墓也。欽詩乃極佳。尋本未獲。有法嗣否。當爲載之。其語錄中契順又不知安在矣。吾濟明刻舟求劍。皆可笑也。

又

居常之計本久定矣。爲子由書來苦勸歸許。以此胸中殊未定。待面議決之。所示孫君宅子。甚感其厚意。且爲多謝上元。令姪行見之矣。王范二君處。皆當力言也。劉道人若能同濟明來會。深所望。未敢奉書。且爲致此意。

答廖明略二首

遠去左右。俯仰十年。相與更此百罹。非復人事。置之勿污筆墨可也。所幸平安。復見天日。彼數子者。何辜

獨先朝露。吾儕皆可慶。寧復戚戚於既往哉。公議皎然。榮辱竟安在。其餘夢幻去來。何啻蚊虻之過目前也。矧公才學過人遠甚。雖欲忘世而世不我忘。晚節功名直恐不免爾。老朽欲屏歸田里。猶或得見蜂蟻之微。尋以變滅。終不足道。區區仰念。有以廣公之意者。切欲啟事上答。宥迫不能。就惟深亮之。

又

衰陋之甚。惟有歸田杜門面壁。更無餘事。示諭極過當。讀之悚汗。毗陵異政。謠頌藹然。至今不忘。爲民除穢。以至蠶尾。吳越戶知之。此非特兒子能言也。聖主明如日月。行遂展慶。衆論如此。目昏不能多書。悚作不已。

### 答孔毅夫二首

久不通問。計識其無他。北歸所過。皆公之舊迹。或見清詩以增感歎。忽辱手書及子由家訊。窮途一笑。豈易得哉。比日起居佳安。眷聚各康寧。仙舟想非久到闕。某當老江淮間矣。會合未期。萬萬自重。

又

中間常父傾逝。不能一奉慰疏。但荒微一概而已。慚負至今。承諭子由不甚覺老。聞公亦蔚然如昔。不肖雖皤然亦無苦恙。劉器之乃是鐵人。但逝者數子。百身莫贖。奈何。江上微雨。飲酒薄醉。書不能謹。

### 答蘇伯固

辱書勞問愈厚。實增感槩。兼審尊體佳勝。今日到金山寺下。雖極艱澀。然尙可寸進。則且乘大舟。以便幼累。必不可前。則固不可辭小艇也。餘生未知所歸宿。且一切信任乘流得坎。行止非我也。離英州日已得。

玉局敕感恩之外。實荷餘庇。得來示。又知少游乃至如此。某全軀得還。非天幸而何。但益痛少游無窮已也。同貶死去大半。最可惜者。范純父及少游。當爲天下惜之。柰何。柰何。子由想已在巴陵。得宮觀指揮。計便沿流還潁昌。某行無緣追及。昨在途中。風聞公下痢。想安復矣。

答王幼安三首

索居八年。未嘗一通問。每以慚負。屢得許下兒姪書云。比來親族或斷往來。唯幼安昆仲待遇加厚。聞之感激。人來辱書累幅。陳義慨然。如接古人語。信王謝風氣傳之有自也。老病強答。不復成語。不罪不罪。

又

某初欲就食宜興。今得子由書苦勸歸潁昌。已決意從之矣。舟已至廬山下。不久當獲造謁。未間冀若時保齋。

又

蒙示諭過重。雖愛念如此。然憂患之餘。未忘憂畏。朋友當思有以保全之者。過實之譽。願爲掩諱之也。許暫假大第。幸甚幸甚。非所敢望也。得託庇偏廡。謹不敢薰污。稍定居。當求數畝荒隙。結茅而老焉。若未卽填溝壑。及見伯仲功成而歸。爲鄉里房舍客。伏臘相勞問。何樂如之。餘非面莫究。

答胡道師

再過廬阜。俯仰十九年。陵谷草木。皆失故態。栖賢開先之勝。殆亡其半。幻景虛妄。理固當爾。獨山中道友。契好如昔。道在世外。良非虛語。道師又不遠數百里。負笈相從。秉燭相對。恍若夢寐。秋聲宿雲。了然在吾

目中矣。幸甚幸甚。乍別遠枉專使手書。且審已還舊隱。起居勝常。明日解舟。愈遠萬萬。以時自重。

與李公擇

逆風數日。爲左右滯留。而孤旅蒙幸多矣。但以久別。得一見風度。亦不復以別去爲戚也。比日伏惟起居佳勝。小舟汎汎。風浪聲中。此懷又費照遣矣。古鐵納上。餘萬萬善愛。

與黃師是三首

比歸江淮間。蒙四遣人墜教。且致家信。非眷念特深。何以及此。比日履茲畏暑。起居清勝。少御之除。未滿公論。但朝廷正欲君子在內耳。行別展慶。未間萬萬。若時自重。

又

子厚得雷聞之。驚歎彌日。海康地雖遠。無瘴癘。舍弟居之一年。甚安穩。望以此開譬太夫人也。

又

人來兩捧教賜。具審起居康勝。仲子之戚。惟當日遠。日忘。想痛割腸。何所及。中年以後。出涕能令目闔。此最可惜。用鄙言慎勿出一滴也。兒子之愛雖深。比之自愛其目。豈不有間。幸深念之。餘惟萬萬爲國自重。

與子由二首

子由弟得黃師是遣人賣來四月二十二日書。喜知近日安勝。兄在眞州與一家亦健。行計南北。凡幾變矣。遭值如此。可歎可笑。兄已決計從弟之言。同居穎昌。行有日矣。適值程德孺過金山。往會之。并一二親故。皆在坐。頗聞北方事。有決不可往。穎昌近地居者。事皆可信。人所報大抵相忌。安排攻擊者。北行漸近。

決不辭爾。今已決計居常州。借得一孫家宅極佳。浙人相喜。決不失所也。更留真十數日。便渡江往常。逾年行役。且此休息。恨不得老境兄弟相聚。此天也。吾其如天何。亦不知天果於兄弟終不相聚乎。士君子作事。但只於省力處行。此行不遂相聚。非本意。甚省力避害也。候到定疊一兩月。方遣邁去。注官。迨去般家。過則不離左右也。葬地弟請一面果決。八郎婦可用。吾無不用也。更破十緡買地。何如留作葬事。千萬莫徇俗也。林子中病傷寒十餘日。便卒。所獲幾何。遺恨無窮。哀哉。兄萬一有稍起之命。便具所苦疾狀力辭之。與迨過閉戶。治田養性而已。千萬勿相念。今託師是致此書。

又

程德孺言弟令出銀二百星見借。兄度手下尙未須如此。已辭之矣。德孺兄弟意極佳。感他感他。數日熱甚。舟中揮汗寫此。不及作諸姪書。且伸意夫人。晚年且更慎護。勿令小有疾。副子孫意。五郎婦更與照管。慰安之。便令五郎般挈也。八郎續親極好。但吾儕難自言。可託人與說。今師是已除太僕卿。恐遂北行。兄不能見。又恐來省。母蘇州。若見當令探其意也。少留真欲緝房縉令整齊也。五娘七娘。近皆得書與孫皆安。胡郎亦有書來甚安。行見之矣。

與馮祖仁三首

昨日奉辭。瞻戀殊甚。且來孝履佳否。先什輒已題跋鶴鹿馬三軸。迫行不暇。題謹同納上。祖仁方在疚。更不煩遠出。昨所云金山之行可罷也。乍遠保重。

又



辱回教及蒙以巖硯法醕嘉蔬珍果等爲餉。已捧領訖。願無以當之。適苦嗽昏倦。裁謝草草。

又

辱賤教累幅。文義粲然。禮意兼重。非老朽所敢當。藏之巾笥。以爲光寵。幸甚幸甚。比日孝履何如。到韶累日。疲於人事。又苦河魚之疾。少留調理。乃行。益遠。愈增瞻繫也。歲莫。惟更節哀自重。

與郭功甫二首

昨辱寵臨。久不聞語。殊出意表。蓋所謂得未嘗有也。經宿起居住佳勝。閑居致厚餽。拜賜慚感。只今上謁。次一面足矣。幸不置酒。

又

某今日私忌。未敢上謁。辱詩和呈爲一笑。青皮一斤。不以餉公。則無與嘗者矣。

答孔毅父

日至陽長。仁者履之。百順萃止。病廢掩關。負暄獨坐。醺然自得。恨不同此佳味也。呵呵。誨諭過重。乏人修寫。乃以手簡爲謝。悚息。

答畢先輩

適辱從者臨貺書教。禮意兼重。殆非不肖所堪。書詞高妙。伏讀增歎。病不能冠帶。遂不果見。愧悚無地。

與米元章九首

嶺海八年。親友曠絕。亦未嘗關念。獨念吾元章。邁往凌雲之氣。清雄絕俗之文。超妙入神之字。何時見之。

以洗我積歲瘴毒耶。今真見之矣。餘無足云者。

又

兩日來。疾有增無減。雖遷闌外風氣稍清。但虛乏不能食。口殆不能言也。兒子於何處得寶月觀賦。琅然誦之。老夫臥聽之。未半。蹶然而起。恨二十年相從。知元章不盡。若此賦當過古人。不論今世也。天下豈常如我輩賸賸耶。公不久當自有大名。不勞我輩說也。若欲與公談。則實未能。想當更後數日耶。

又

某昨日歸臥。遂夜海外久無此熱。殆不能堪。柳子厚所謂意象非中國人也。宗相遂棄世。當爲天下惜也。餘非面莫究。

又

某兩日病不能動。口亦不欲言。但困臥耳。承示太皇草聖及謝帖。皆不敢於病中草草題跋。謹且馳納。俟少愈也。河水污濁不流。薰蒸益病。今日當遷往通濟亭泊。雖不當遠去左右。且就快風活水。一洗病滯。稍健。當奉談笑也。

又

昨日詩發一笑耳。慎勿刻石。太師雄篇已領。夾軸且留下。

又

數日不聞來音。謂不我顧。復渡江矣。辱教。卽承起居佳勝。感慰倍常。匆匆布謝。

又

某昨日啖冷過度。夜暴下。旦復疲甚。食黃耆粥甚美。臥閱四印奇古。失病所在。明日會食。乞且罷。需稍健。或雨過。儻然時也。印卻納。

又

某食則脹。不食則羸甚。昨夜通旦不交睫。端坐飽蚊子耳。不知今夕云何度。示及古文幸甚。謝帖未敢輕跋。欲書數句。了無意思。正坐老謬耳。眠食皆未佳。無緣遂東。當續拜簡。

又

某一病幾不相見。今日始覺有絲毫之減。然未能作書也。

與錢濟明三首

一夜發熱不可言。齒間出血如蚯蚓者無數。迨曉乃止。憊甚。細察疾狀。專是熱毒根源不淺。當專用清涼藥。已令人參麥門冬茯苓三味煮濃汁。渴卽少啜之。餘藥皆罷也。莊生聞在宥天下。未聞治天下也。如此而不愈。則天也。非吾過矣。楊評事與一來亦佳。到此諸親知所餉。一無留者。獨拜蒸作之餉。切望只此而已。

又

家有黃筍畫龍。拔起兩山間。陰威凜然。舊作郡時。以祈雨有應。今夕具香燈試禱之。濟明雖家居。必不廢閱雨意。可來燔一炷香否。

又

蒙示諭。昨日所得過矣。思無邪。吾子自有老拙何爲者。神藥希代之寶。理貫幽明。未敢輕議。少留諦觀。俟從者見臨。乃面論也。妙啜見分。幸甚。所問已得其端。通緩頰否。不倦日烈。見顧爲望。

與徑山長老惟琳二首

臥病五十日。日以增劇。已頽然待盡矣。兩日始微有生意。亦未可必也。適睡覺。忽見刺字。驚歎久之。暑毒如此。豈耆年者出山旅次時耶。不審比來眠食何如。某扶行不過數步。亦不能久坐。老師能相對臥談。少頃卽告晚涼。更一訪。

又

嶺南萬里不能死。而歸宿田野。遂有不起之憂。豈非命也夫。然生死亦細故耳。無足道者。惟爲佛爲法爲衆生自重。

卷第八

序九首

八境圖後序

南康江水歲歲壞城。孔君宗翰爲守。始作石城。至今賴之。某爲膠西守。孔君實見代。臨行出八境圖求文。與詩。以遺南康人。使刻諸石。其後十七年。某南遷過郡。得遍覽所謂八境者。則前詩未能道其萬一也。南

康士大夫相與請於某曰。詩文昔嘗刻石。或持以去。今亡矣。願復書而刻之。時孔君旣沒。不忍違其請。紹聖元年八月十九日。

### 聖散子後序

聖散子主疾功效非一。去年春。杭之民病。得此藥全活者不可勝數。所用皆中下品藥。略計每千錢。卽得千服。所濟已及千人。由此積之。其利甚博。凡人欲施惠而力能自辦者。猶有所止。若合衆力。則人有善利。其行可久。今募信士。就楞嚴院脩製。自立春後起施。直至來年春夏之交。有入名者。徑以施送本院。昔薄拘羅尊者。以訶梨勒施一病比丘。故獲報身。身常無衆疾。施無多寡。隨力助緣。疾病必相扶持。功德豈有限量。仁者惻隱。當崇善因。吳郡陸廣秀才。施此方并藥。得之於智藏主禪月大師寶澤。乃鄉僧也。其陸廣見在京施方并藥。在麥麴巷居住。

### 送人序

士之不能自成。其患在於俗學。俗學之患。枉人之材。窒人之耳目。誦其師傳造字之語。從俗之文。才數萬言。其爲士之業盡此矣。夫學以明理。文以述志。思以通其學。氣以達其文。古之人道其聰明。廣其聞見。所以學也。正志完氣。所以言也。王氏之學。正如脫槩。案其形模而出之。不待脩飾而成器耳。求爲桓壁彝器。其可乎。

### 送水丘秀才序

水丘仙夫。治六經百家說爲歌詩。與揚州豪俊交游。頭骨礪然。有古丈夫風。其出詞吐氣。亦往往驚世俗。

予知其必有用也。仙夫其自惜哉。今之讀書取官者。皆屈折拳曲。以合規繩。曾不得自伸其喙。仙夫恥不得爲將。歷瑯琊之會稽。浮沅湘。遊瞿塘。登高以望遠。搖槳以泳深。以自適其適也。過予而語行。予謂古之君子。有絕俗而高。有擇地而泰者。顧其心常足而已。坐於廟堂。君臣賡歌。與夫據槁梧。擊朽枝而聲鞞然。不知其心之樂。奚以異也。其在窮也。能知舍。其在通也。能知用。予以是卜仙夫之還也。仙夫勉矣哉。若夫習而不試。往卽而獨後。則仙夫之履。可以商矣。

觀宋復古畫序

舊說房瑄開元中嘗宰廬氏。與道士邢和璞出遊。過夏口村。入廢佛寺。坐古松下。和璞使人鑿地得甕中。所載婁師德與永禪師書。笑謂瑄曰。頗憶此耶。瑄因悵然悟前生之爲永禪師也。故人柳子玉寶此畫云。是唐本。宋復古所臨者。元祐六年三月十九日。余自杭還朝。宿吳松江。夢長老仲殊挾琴過予。彈之有異聲。熟視琴。頗損。而有十三絃。予嘆息不已。殊曰。雖損尙可修。曰。柰十三絃何。殊不答。誦詩曰。度數形名豈偶然。破琴今有十三絃。此生若遇邢和璞。方信秦箏是響泉。予夢中了然。識其所謂。旣覺而忘之。明日書臥。復夢殊來理前言。再誦其詩。方驚覺而殊適至。意其非夢也。問之殊。蓋不知是歲六月。見子玉之子子文于京師。求得其畫。乃作詩并書所夢其上。子玉名瑾。善作詩及行草書。復古名迪。畫山水草木。蓋絕妙。一時仲殊本書生。棄家學佛。通脫無所着。皆奇士也。詩曰。破琴雖未修。中有琴意足。誰云十三絃。音節如佩玉。新絃雖高張。絲絃不附木。宛然七絃箏。動與世好逐。陋矣房次律。因循墮流俗。懸知董庭蘭。不識無絃曲。

獵會詩序

雷勝隴西人。以勇敢應募得官。爲京東第二將。武力絕人。騎射敏妙。按閱於徐。徐人欲觀其能。爲小獵城。西又有殿直鄭亮。借職繆進者。皆騎而從。弓矢刀槊。無不精習。而駐泊黃宗。閱舉止如諸生。戎裝輕騎。出馳絕衆。客皆驚笑。樂甚是。日小雨。甫晴。土潤風和。觀者數千人。曹子桓云。建安十年始定冀州。濺貊貢良弓。燕代獻名馬。時歲之春。勾芒司節。和風扇物。弓燥手柔。草茂獸肥。與兄子丹獵於鄴西。手獲獐鹿九狐。兔三十。馳騁之樂。邊人武吏。日以爲常。如曹氏父子。橫槊賦詩。以傳於世。乃可喜耳。衆客旣各自寫其詩。因書其末。以爲異日一笑。

講田友直字序

韓城田益字遷之。黃庭堅以謂不足以配名。更之曰友直。或曰益者三友。何獨取諸此。某曰。夫直者。剛者之長也。千夫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誠得直士與居。彼不資吾子之過。切瑳琢磨。成子金玉。使子日知不足。雖然。取直友。猶有四物。有直而脩於直者。有直而陷於曲者。有曲而盜名直者。有曲而遂其直者。邦有道無道如矢。此直而修於直者也。其父攘羊而子證之。此直而陷於曲者也。或乞醯焉。乞諸其鄰。此曲而盜名直者也。子爲父隱。此曲而遂其直者也。其二端可願。其二端不可願。爲吾子擇益友也。嘗以是觀之。

送張道士序

古者贈人以言。彼雖不吾乞。猶將發藥也。蓋未有不吾乞。而亦有待發藥者。以吾友之賢。茲又奚乞。雖然。我反乞之。曰。與吾友心肺之識。幾三年矣。非同頃暫也。今乃別去。遂默默而已乎。抑不足教乎。豈無事於

教乎。將周旋終始。籠絡蓋遮。有所惜乎。嗟僕之才。陋甚也。而吾友每過愛。豈信然乎。止於此可乎。抑容有未至當勉乎。自念明於處已。暗於接物。其不可至死以不喜。故譏罵隨之。抑足恤乎。將從從然與之合乎。身且老矣。家且窮矣。與物日忤。而取途且遠矣。將明滅如草上之螢乎。浮沉如水中之魚乎。陶者能圓而不能方。矢者能直而不能曲。將爲陶乎。將爲矢乎。山有蕨薇可羹也。野有麋鹿可脯也。一絲可衣也。一瓦可居也。詩書可樂也。父子兄弟妻孥可游衍也。將謝世路而適吾所自適乎。抑富貴聲名以儉夢幻之快乎。行乎止乎。遲乎速乎。吾友其可教也。默默而已。非所以望吾友也。

江子靜字序

友人江君以其名存之。求字於予。予字之曰子靜。夫人之動以靜爲主。神以靜舍。心以靜充。志以靜寧。慮以靜明。其靜有道。得已則靜。逐物則動。以一人之身。晝夜之氣。呼吸出入。未嘗異也。然而或存或亡者。是其動靜殊也。後之學者。始學也。旣累於仕。其仕也。又累於進。得之則樂。失之則憂。是憂樂係於進矣。平旦而起。日與事交。合我則喜。忤我則怒。是喜怒係於事矣。耳悅五聲。目悅五色。口悅五味。鼻悅芬臭。是愛欲係於物矣。以眇然之身。而所係如此。行流轉徙。日遷月化。則平日之所養。尙能存耶。喪其所存。尙安明其己之是非。與夫在物之真僞哉。故君子學以辨道。道以求性。正則靜。靜則定。定則虛。虛則明。物之來也。吾無所增。物之去也。吾無所虧。豈復爲之欣喜愛惡。而累其真歟。君齒少才銳。學以待仕。方且出而應物。所謂靜以存性。不可不念也。能得吾性不失其在己。則何往而不適哉。



儒者可與守成論

聖人之於天下也。無意於取也。譬之江海。百谷赴焉。譬之麟鳳。鳥獸萃焉。雖欲辭之。豈可得哉。禹治洪水。排萬世之患。使溝壑之地。疏爲桑麻。魚鼈之民。化爲衣冠。契爲司徒。而五教行。棄爲后稷。而蒸民粒。世濟其德。至於湯武。拯塗炭之民。而置之於仁壽之域。故天下相率而朝之。此三聖人者。蓋推之而不可去。逃之而不能免者也。於是益修其政。明其教。因其民。不易其俗。以是得之。以是守之。傳數十世。而民不叛。豈有二道哉。周室旣衰。諸侯並起。力征爭奪者。天下皆是也。德旣無以相過。則智勝而已矣。智旣無以相傾。則力奪而已矣。至秦之亂。則天下蕩然。無復知有仁義矣。漢高帝以三尺劍。起布衣。五年而併天下。雖稍輔於仁義。然所用之人。常先於智勇。所行之策。常主於權謀。是以戰必勝。攻必取。天下旣平。思所以享其成功。而安於無事。以爲子孫無窮之謀。而武夫謀臣。舉非其人。莫與爲者。故陸賈譏之曰。陛下以馬上得之。豈可以馬上治之。叔孫通亦曰。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於是酌古今之宜。與禮樂之中。取其簡而易知。近而易行者。以爲朝覲會同。冠昏喪祭。一代之法。雖足以傳數百年。上下相安。然不若三代聖人。取守一道。源深而流長也。夫武夫謀臣。譬之藥石。可以伐病。而不可以養生。儒者譬之五穀。可以養生。而不可以伐病。宋襄公爭諸侯。不擒二毛。不鼓不成列。以敗於泓。身夷而國蹙。此以五穀伐病者也。秦始皇焚詩書。殺豪傑。東城臨洮。北築遼水。民不得休息。傳之二世。宗廟蕪滅。此以藥石養生者也。善夫賈生之論曰。仁義不施。攻守之勢異也。夫世俗不察。直以攻守爲二道。故具論三代以來。所以取守之術。使知文武禹湯之盛德。亦儒者之極功。而陸賈叔孫通之流。蓋儒術之粗也。

物不可以苟合論

論曰。昔者聖人之將欲有爲也。其始必先有所甚難。而其終也。至於久遠而不廢。其成之也難。故其敗之也不易。其得之也重。故其失之也不輕。其合之也遲。故其散之也不速。夫聖人之所爲。詳於其始者。非爲其始之不足以成。而憂其終之易敗也。非爲其始之不足以得。而憂其終之易失也。非爲其始之不足以合。而憂其終之易散也。天下之事。如是足以成矣。如是足以得矣。如是足以合矣。而必曰未也。又從而節文之。綢繆委曲。而爲之表飾。是以至于今不廢。及其後世。求速成之功。而倦於遲久。故其成也。止於其足以成。欲得也。止於其足以得。欲合也。止於其足以合。而其甚者。又不能待其足。其始不詳。其終將不勝弊。嗚呼。此天下治亂。享國長短之所出歟。聖人之治。制爲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也。坐而治政。奔走而執事。此足以爲君臣矣。聖人懼其相易。而至於相陵也。於是爲之車服采章。以別之。朝覲位著。以嚴之。名非不相聞也。而見必以贊。心非不相信也。而出入必以籍。此所以久而不相易也。杖屨以爲安。飲食以爲養。此足以爲父子矣。聖人懼其相襲。而至於相怨也。於是制爲朝夕問省之禮。左右佩服之飾。族居之爲歡。而異宮以爲別。合食之爲樂。而異膳以爲尊。此所以久而不相襲也。生以居於室。死以葬於野。此足以爲夫婦矣。聖人懼其相狎。而至於相離也。於是先之以幣帛。重之以媒妁。不告於廟。而終身以爲妾。晝居於內。而君子問其疾。此所以久而不相狎也。安居以爲黨。急難以相救。此足以爲朋友矣。聖人懼其相瀆。而至於相侮也。於是戒其羣居嬉遊之樂。而嚴其射享飲食之節。足非不能行也。而待擯相之詔。口非不能言也。而待紹介之傳命。此所以久而不相瀆也。天下之禍。莫大於苟可以爲而止。夫苟可以爲而止。則君臣之

相陵。父子之相怨。夫婦之相離。朋友之相侮。久矣。聖人憂焉。是故多爲之節。易曰。藉用白茅。無咎。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此古之聖人所以長有天下。而後世之所謂迂闊也。又曰。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故受之以賁。盡矣。

### 士燮論

料敵勢強弱。而知師之勝負。此將帥之能也。不求一時之功。愛君以德。而全其宗嗣。此社稷之臣也。鄢陵之役。楚晨壓晉師。而陳諸將請從之。范文子獨不欲戰。晉卒敗楚。楚子傷目。子反殞命。范文子疑若懦而無謀者矣。然不及一年。三郤誅厲公。弑胥童。死欒書。中行偃。幾不免於禍。晉國大亂。鄢陵之功。實使之然也。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功。聖人所甚懼也。夜光之珠。明月之璧。無因而至。前匹夫猶或按劍而況非常之功乎。故聖人必自反曰。此天之所以厚於我乎。抑天之禍余也。故雖有大功而不忘戒懼。中常之人。銳於立事。忽於天戒。日尋干戈。而殘民以逞。天欲全之。則必折其萌芽。挫其鋒芒。使知其所悔。天欲亡之。以美利誘之。以得志使之。有功以驕士。玩於寇讎。而侮其民人。至於亡國殺身而不悟者。天絕之也。嗚呼。小民之家。一朝而獲千金。非有大福。必有大咎。何則。彼之所獲者。終日勤勞。不過數金耳。所得者微。故所用狹。無故而得千金。豈不驕其志。而喪其所守哉。由是言之。天下者。得之艱難。則失之不易。得之既易。則失之亦然。漢高皇帝之得天下。親冒矢石。與秦楚爭。轉戰五年。未嘗得志。既定天下。復有平城之圍。故終其身。不事遠略。民亦不勞。繼之文景。不言兵。唐太宗舉晉陽之師。破竇建德。虜王世充。所過者下。易於破竹。然天下始定。外攘四夷。伐高昌。破突厥。終其身。師旅不解。幾至於亂者。以其親見取天下之易也。

故兵之勝負。不足以爲國之強弱。而足以爲治亂之兆。蓋有戰勝而亡。有敗而興者矣。會稽之棲。而勾踐以霸。黃池之會。而夫差以亡。有以使之也。夫晉虢公敗戎于桑田。晉卜偃知其必亡。曰是天奪之鑿。而益其疾也。晉果滅虢。此范文子所以不得不諫。諫而不納。而又有功。敢逃其死哉。使其不死。則厲公逞志。必先圖於范氏。趙盾之事可見矣。趙盾雖免於死。而不免於惡名。則范文子之智於趙宣子也遠矣。

宋襄公論

魯僖公二十二年冬十月一日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春秋書戰。未有若此之嚴而盡也。曰宋公天子之上公。宋先代之後。於周爲客。天子有事。膳焉。有喪。拜焉。非列國諸侯之所敢敵也。而曰及楚人戰于泓。楚夷狄之國。人微者之稱。以天子之上公。而當夷狄之微者。至於敗績。宋公之罪。蓋可見矣。而穀梁之傳。以爲文王之師。不過是學者疑焉。故不可以不辯。宋襄公非獨行仁義而不終者也。以不仁之資。盜仁者之名。爾。齊宣王有牽牛而過堂下者。曰牛何之。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觶觶。若無罪而就死地。夫舍一牛於德。未有所損益者。而孟子與之。以王所謂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三代之所共也。而宋襄公執鄫子用於次睢之社。君子殺一牛。猶不忍。而宋公戕一國。若犬豕然。而忍爲之。天下孰有不忍者耶。泓之役。身敗國虜。乃欲以不重傷不禽二毛欺諸侯。人能終其兄之臂。以取食。而能忍飢於壺殮者。天下知其不情也。襄公能忍於鄫子。而不忍於重傷二毛。此豈可謂其情也哉。桓文之師。存亡繼絕。猶不齒於仲尼之門。況用人於夷鬼。以求霸。而謂王者之師可乎。使鄫子有罪而討之。雖聲於諸侯。而戮於社。天下不以爲過。若以喜怒興師。則秦穆公獲晉侯。且猶釋之。而況敢用諸淫昏之鬼乎。以愚

觀之。宋襄公王莽之流。襄公以諸侯爲可以名得。王莽以天下爲可以文取也。其得喪小大不同。其不能欺天下則同也。其不鼓不成列。不能損襄公之虐。其抱孺子而泣。不能蓋王莽之篡。使莽無成。則宋襄之得志亦一莽也。古人有言。圖王不成。其弊猶足以霸。襄公行王者之師。猶足以當桓公之師。一戰之餘。救死扶傷不暇。此獨妄庸耳。齊桓晉文得管仲子犯而興。襄公有一子魚。不能用。豈可同日而語哉。自古失道之君如是者多矣。死而論定。未有如宋襄公之欺於後世者也。

### 屈到嗜芟論

屈到嗜芟。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芟。及祥。宗老將薦芟。屈建命去之。君子曰。不違而道。唐柳宗元非之曰。屈子以禮之末。忍絕其父將死之言。且禮有齋之日。思其所樂。思其所嗜。子木去芟。安得爲道。甚矣柳子之陋也。子木楚卿之賢者也。夫豈不知爲人子之道。事死如事生。況於將死。丁寧之言。棄而不用。人情之所忍乎。是必有大大不忍於此者。而奪其情也。夫死生之際。聖人嚴之。薨於路寢。不死於婦人。之手。至於結冠纓啓手足之末。不敢不勉。其於死生之變。亦重矣。父子平日之言。可以恩掩義。至於死生至嚴之際。豈容以私害公乎。曾子有疾。稱君子之所貴乎道者三。孟僖子卒。使其子學禮於仲尼。管仲病。勸桓公去三豎。夫數君子之言。或主社稷。或勤於道德。或訓其子孫。雖所趣不同。然皆篤於大義。不私其躬也如此。今赫赫楚國。若敖氏之賢。聞於諸侯。身爲正卿。死不在民。而口腹是憂。其爲陋亦甚矣。使子木行之。國人誦之。太史書之。天下後世。不知夫子之賢。而唯陋是聞。子木其忍爲此乎。故曰。是必有大大不忍者。而奪其情也。然禮之所謂思其所樂。思其所嗜。此言人子追思之道也。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父

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母沒而不能執母之器。皆人子之情自然也。豈待父母之命耶。今薦菱之事。若出於子則可。自其父母則爲陋耳。豈可以飲食之故而成父莫大之陋乎。曾子寢疾。曾元難於易簣。曾子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若以柳子之言爲然是。曾元爲孝子。而曾子願禮之末。易簣於病革之中。爲不仁之甚也。中行偃死。視不可含。范宣子盟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變懷。子曰。主苟終所不嗣。事於齊者有如河。乃瞑。嗚呼。范宣子知事吳爲忠於主。而不知報齊以成夫子愛國之美。其爲忠則大矣。古人以愛惡比之美。疾藥石曰。石猶生我。疾之美者。其毒滋多。由是觀之。柳子之愛屈。到是疾之美。子木之違父命。藥石也哉。

續歐陽子朋黨論

歐陽子曰。小人欲空人之國。必進朋黨之說。嗚呼。國之將亡。此其徵歟。禍莫大於權之移人。而君莫危於國之有黨。有黨則必爭。爭則小人者必勝。而權之所歸也。君安得不危哉。何以言之。君子以道事君。人主必敬之而疎。小人唯子言而莫子遠。人主必狎之而親。疎者易間。而親者難睽也。而君子不得志。則奉身而退。樂道不仕。小人者不得志。則徼倖復用。唯怨之報。此其所以必勝也。蓋嘗論之。君子如嘉禾也。封殖之甚難。而去之甚易。小人如惡草也。不種而生。去之復蕃。世未有小人不除而治者也。然去之爲最難。斥其一則援之者衆。盡其類則衆之致怨也深。小者復用而肆威。大者得志而竊國。善人爲之掃地。世主爲之屏息。譬斷蛇不死。刺虎不斃。其傷人則愈多矣。齊田氏魯季孫是已。齊魯之執事。莫非田季之黨也。歷數君不忘其誅。而卒之簡公弑。昭哀失國。小人之黨。其不可除也如此。而漢黨錮之獄。唐白馬之禍。忠義

之士。斥死無餘。君子之黨。其易盡也如此。使世主知易盡者之可戒。而不可除者之可懼。則有瘳矣。且夫君子者。世無若是之多也。小人者。亦無若是之衆也。凡才智之士。銳於功名。而嗜於進取者。隨所用耳。孔子曰。仁者安仁。智者利仁。未必皆君子也。再有從夫子則爲門人之選。從季氏則爲聚斂之臣。唐柳宗元。劉禹錫。使不陷叔文之黨。其高才絕學。亦足以爲唐名臣矣。昔樂懷子得罪於晉。其黨皆出奔。樂王鮒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欒氏之勇也。余何獲焉。王鮒曰。子爲彼欒氏乃子之勇也。嗚呼。宣子蚤從王鮒之言。豈獨獲二子之勇。且安有曲沃之變哉。愚以謂治道去泰甚耳。苟黜其首惡而貸其餘。使才者不失富貴。不才者無所致憾。將爲吾用之不暇。又何怨之報乎。人之所以爲盜者。衣食不足耳。農夫市人焉。保其不爲盜。而衣食旣足。盜豈有不能返農夫市人也哉。故善除盜者。開其衣食之門。使復其業。善除小人者。誘以富貴之道。使隳其黨。以力取威勝者。蓋未嘗不反爲所噬也。曹參之治齊曰。慎無擾獄市。獄市。姦人之所容也。知此亦庶幾於善治矣。姦固不可長。而亦不可不容也。若姦無所容。君子豈久安之道哉。牛李之黨。徧天下。而李德裕以一夫之力。欲窮其類。而致之必死。此其所以不旋踵罹仇人之禍也。姦臣復熾。忠義益衰。以力取威勝者。果不可耶。愚是以續歐陽子之說。而爲君子小人之戒。

龍虎鉛汞論

人之所以生死。未有不。自坎離者。坎離交則生。分則死。必然之道也。離爲心。坎爲腎。心之所然。未有不正。雖桀跖亦然。其所以爲桀跖者。以內輕而外重。故常行其所不然者。爾腎強而溢。則有欲念。雖堯顏亦然。其所以爲堯顏者。以內重而外輕。故常行其所然者。爾由是觀之。心之性法。而正腎之性淫。而邪水火之

德固如是也。子產曰：火烈人望而畏之，水弱人狎而玩之。達者未有不知此者也。龍水者也，精也血也。出於腎而肝藏之，坎之物也。虎火者也，鉛也氣也，力也。出於心而肺主之，離之物也。心動則氣隨之，而作腎溢則精血隨之而流。如火之有煙焰，未有復反於薪者也。世之不學道者，其龍常出於水，故龍飛而汞輕，其虎常出於火，故虎走而鉛枯。此生人之常理也。順此者死，逆此者僊。故真人之言曰：順行則爲人，逆行則爲道。又曰：五行顛倒，術龍從火裏出，五行不順，行虎向水中生。有隱者教余曰：人能正坐瞑目，調息握固，心定息微，則徐閉之，達磨胎息法亦須閉。若如佛經待其自止，恐卒不能到也。雖無所念，而卓然精明，毅然剛烈，如火之不可犯，息極則小通之，微則復閉之。方其通時，亦復一息一息歸之下丹田中也。爲之推數，以多爲賢，以久爲功。不過十日，則丹田溼而水上行，愈久愈溫，幾至如烹。上行之水，蒼然如雲，烝于泥丸。蓋離者麗也，著物而見，火之性也。吾目引於色，耳引於聲，口引於味，鼻引於香，火輒隨而麗之。今吾寂然無所引於外，火無所麗，則將安往？水者其所妃也，勢必從之。坎者陷也，物至則受。水之性也，而況其配乎？水火合則火不炎，而水自上，則所謂龍從火裏出也。龍出於火，則龍不飛，而汞不乾。旬日之外，腦滿而腰足輕，方閉息時，常卷舌而上，以舐懸壺，雖不能到，而意到焉。久則能也。如是不已，則汞下入口，方調息時，則漱而烹之，須滿口而後嚥。若未滿且留口中，候後次仍以空氣送至丹田，常以意養之。久則化而爲鉛。此所謂虎向水中生也。此論奇而通妙，而簡決爲可信者。然吾有大患，平生發此志願，百十回矣，皆謬悠無成。意此道非捐軀以赴之，剝心以受之，盡命以守之，不能成也。吾今年已六十，名位破敗，兄弟隔絕，父子離散，身居蠻夷，北歸無日。區區世味，亦可知矣。若復謬悠於此，真不如人矣。故數日來，別發誓願。



譬如古人避難窮山。或使絕域齧草啗雪。彼何人哉。已令造一禪榻。兩大案。明窗之下。日專欲治此。并已作乾蒸餅百枚。自二月一日爲首。盡絕人事。飢則食此餅。不飲湯水。不啗他物。細嚼以致津液。或飲少酒而已。午後略睡。一更臥。三更乃起。坐以達旦。有日采日。有月采月。餘時非數息煉陰。則行。今所論龍虎訣。爾如此百日。或有所成。不讀書不著文。且一時束起以待異日。不遊山水。除見道人外。不接客。不會飲。皆無益也。深恐易流之性。不能終踐此言。故先作書以報。庶幾他日有慚於弟。而不敢變也。此事大難。不知其果能不慚否。此書既以自堅。又欲以及弟也。卷舌以砥懸癰。近得此法。初甚祕惜。云此禪家所得。向上一路。千金不傳。人之所見如此。雖可笑。然極有驗也。但行之數日間。舌下筋微急痛。當以漸馴致。若舌尖果能及懸癰。則致華池之水。莫捷於此也。又言此法名洪鑪。上一點雪。宜且祕之。

### 上張安道養生訣論

近來頗留意養生。讀書延納方士多矣。其法數百。擇其簡而易行者。問或爲之。輒驗。今此法特奇妙。乃知神仙長生不死。非虛語也。其效初亦不甚覺。但積累百餘日。功用不可量。比之服藥。其力百倍。久欲獻之左右。其妙處非言語文字所能形容。然可道其大略。若信而行之。必有大益。其狀如左。

每夜以子後三更三四點至五更以來。披衣起。只床上擁被坐。亦可。面東若南。盤足叩齒。三十六通。握固。以兩拇指握第三。或第四指。握拇指。兩手拄腰腹間。閉息。閉息最是道家要妙處。先須閉息。卻慮掃滅塵相。使心澄滿。諸念不起。自覺出入息調勻。卽閉定口鼻也。內觀五臟。肺白。肝青。脾黃。心赤。腎黑。常求五臟圖。挂壁上。使心中熟識五臟六腑之形狀。次想心爲炎火。光明洞徹。下入丹田。中待腹滿氣極。卽徐出氣。

不得令耳聞。惟出入均調。卽以舌接脣齒。內外漱鍊精液。若有鼻液亦須漱。使不嫌其鹹。煉久自然甘美。此是真氣不可棄之也。未得嚙。復前法閉息內觀。納心丹田。調息漱津。皆依前法。如此者三。津液滿口。卽低頭嚙下。以氣送入丹田。須用意精猛。令津與氣谷谷然有聲。徑入丹田。又依前法爲之。凡九閉息三嚙。津而止。然後以左右手熟摩兩脚心。此湧泉穴。上徹頂門氣訣之妙。及躋下腰脊間。皆令熱徹。徐徐摩之。使微汗出不妨。不可喘促爾。次以兩手摩熨眼而耳項。皆令極熱。仍案捉鼻梁左右五七下。梳頭百餘梳。而臥熟寢至明。

右其法至簡易。在常久不廢。而有深功。且試行一二十日。精神自己不同。覺躋下實熱。腰脚輕快。久而不已。去仙不遠。但當習閉息。使漸能持久。以脈候之。五至爲一息。近來閉得漸久。每閉百二十至而開。蓋已閉得二十餘息也。又不可強閉多時。使氣錯亂。或奔突而出。反爲之害。慎之慎之。又須常節晚食。令腹中寬虛。氣得回轉。晝日無事。亦時時閉目內觀。漱鍊津液嚙之。摩熨耳目。以助真氣。蓋清淨專一。卽易見功矣。神仙至術。有不可學者。一忿躁。二陰險。三貪慾。公雅量清德。無此三疾。竊謂可學。故獻其區區。篤信力行。他日相見。復陳其妙者。文章書口。詎多枝辭隱語。卒不見下手徑路。今且直指精要。可謂至言不煩。長生之根本也。幸深加寶祕。勿使庸妄窺之。以泄至道也。

論好德錫之福

昔聖人旣陳五常之道。而病天下不能萬世而常行也。故爲之大中之教。曰。賢者無所過。愚者無所不及。是之謂皇極。極之於人也。猶方之有矩也。猶圓之有規也。皆有以繩乎物者也。聖人安焉而入乎其中。賢

者。俛而就之。愚者。跂而及之。聖人以爲俛與跂者。皆非其自然。而猶有以彊之者。故於皇極之中。又爲之言曰。苟有過與不及。而要其終。可以歸皇極之道者。是皇極而已矣。故洪範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又悲天下有爲善之心。而不得爲善之利也。有求中之志。而不知求中之道也。故又爲之言曰。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聖人之待天下如此其廣也。其誘天下之人。不忍使之至於罪戾。如此其勤且備也。天下未有好德之實。而自言曰。予攸好德。聖人以爲是。亦有好德之心矣。故受而爵祿之。天下之爲善而未協于中也。則受而教誨之。又恐夫民之愚而不我從也。故遜其言卑其色以下之。如是而不從。然後知其終不可以教誨矣。故又爲之言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且夫其始也。恐天下之人有可以至於皇極之道。而上之人不誘而教誨之也。故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其終也。恐天下之以虛言而取其爵祿也。故曰。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蓋聖人之用心。憂其始之不幸。而懼其終之至於僥倖也。故其言如此之詳備。夫君子小人不可以一道待也。故皇極之中。有待小人之道。不協于極。而猶受之。至於待君子之道。何其責之深也。曰。無偏無黨。無反無側。無有作好。無有作惡。而後可以合於皇極。然則先王御天下之術。蓋用此歟。

論鄭伯克段于鄆 隱元年

春秋之所深譏。聖人之所哀傷。而不忍言者三。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而父子之恩絕。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而夫婦之道喪。鄭伯克段于鄆。而兄弟之義亡。此三者。天下

之大戚也。夫子傷之而思其所以至此之由。故其言尤爲深且遠也。且夫蒯聵之得罪於靈公。逐之可也。逐之而立其子是召亂之道也。使輒上之不得從。王父之言下之不得從。父之令者靈公也。故書曰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蒯聵之不去世子者。是靈公不得乎逐之之道。靈公何以不得乎逐之之道。逐之而立其子也。魯桓公千乘之君。而陷於一婦人之手。夫子以爲文姜之不足譏。而傷乎桓公制之以漸也。故書曰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言其禍自公作也。段之禍生於愛。鄭莊公之愛其弟也。足以殺之耳。孟子曰。舜封象於有庳。使之源源而來。不及以政。孰知夫舜之愛其弟之深。而鄭莊公賊之也。當太叔之據京城。取廩延以爲己邑。雖舜復生。不能全兄弟之好。故書曰鄭伯克段于鄆。而不曰鄭伯殺其弟段。以爲常斯時。雖聖人亦殺之而已矣。夫婦父子兄弟之親。天下之至情也。而相殘之禍至如此。夫豈一日之故哉。穀梁曰。克能也。能殺也。不言殺。見段之有徒衆也。段不稱弟。不稱公子。賤段而甚鄭伯也。于鄆逐也。猶曰取之其母之懷中而殺之云爾。甚之也。然則爲鄭伯宜奈何。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嗚呼。以兄弟之親。至交兵而戰。固親親之道。絕已久矣。雖緩追逸賊。而其存者幾何。故曰於斯時也。雖聖人亦殺之而已矣。然而聖人固不使至此也。公羊傳曰。母欲立之。己殺之。如勿與而已矣。而又區區於當國內外之言。是何思之不遠也。左氏以爲段不弟。故不稱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求聖人之意。若左氏可以有取焉。

論鄭伯以璧假許田 桓元年

鄭伯以璧假許田。先儒之論多矣。而未得其正也。先儒皆知夫春秋立法之嚴。而不知其甚寬且恕也。皆

知其譏不義。而不知其譏不義之所由起也。鄭伯以璧假許田者。譏隱而不譏桓也。始其謀以周公之許田而易泰山之祊者。誰也。受泰山之祊而入之者。誰也。隱既已與人謀而易之。又受泰山之祊而入之。然則爲桓公者。不亦難乎。夫子知桓公之無以辭於鄭也。故譏隱而不譏桓。何以言之。隱八年書曰。鄭伯使宛來歸祊。又曰。庚寅我入祊。入祊云者。見魯之果入泰山之祊也。則是隱公之罪既成而不可變矣。故桓元年書曰。鄭伯入璧假許田而已。夫許田之入鄭。猶祊之入魯也。書魯之入祊。而不書鄭之入許田。是不可以不求其說也。鄭伯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見鄭之來歸。而魯之入之也。鄭伯以璧假許田者。見鄭之來請。不見魯之與之也。見鄭之來請而不見魯之與之者。見桓公之無以辭於鄭也。嗚呼。作而不義。使後世無以辭焉。則夫子之罪隱深矣。夫善觀春秋者。觀其意之所響而得之。故雖夫子之復生。而無以易之也。公羊曰。曷爲繫之許。近許也。諱取周田也。穀梁曰。假不言以。以非假也。非假而曰假。諱易地也。春秋之所爲諱者三。爲尊者諱敵。爲親者諱敗。爲賢者諱過。魯親者也。非敗之爲諱。而取易之爲諱。是夫子之私魯也。

論取郕大鼎于宋 桓二年

孔子何爲而作春秋哉。舉三代全盛之法。以治僥倖苟且之風。而歸之於至正而已矣。三代之盛時。天子乘至公之義。而制諸侯之子奪。故勇者無所加乎怯。弱者無所畏乎強。匹夫懷璧而千乘之君莫之敢取焉。此王道之所由興也。周衰諸侯相并。而強有力者制其子奪。邾莒滕薛之君。惴惴焉保其首領之不暇。而齊晉秦楚有吞諸侯之心。孔子慨然嘆曰。久矣諸侯之恣行也。後世將有王者作而不遇焉。命也。故春

秋之法。皆所以待後世王者之作而舉行之也。鍾鼎龜玉。天子之所以分諸侯。使諸侯相傳而世守也。桓二年。取郟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且夫鼎也不幸。使齊挈而有之。是齊鼎也。是百傳而不易。未可知也。仲尼曰。不然是鼎也。何爲而在魯之太廟。曰。取之宋。宋安得之。曰。取之郟。故書曰。郟鼎。郟之得是鼎也。得之天子。宋以不義取之。而又以與魯也。後世有王者。作舉春秋之法而行之。魯將歸之宋。宋將歸之郟。而後已也。昔者子路問孔子。所以爲政之先。子曰。必也正名乎。故春秋之法。尤謹於正名。至於一鼎之微。而不敢忽焉。聖人之用意蓋深如此。夫以區區之魯。無故而得器。是召天下之爭也。楚王求鼎於周王。曰。周不愛鼎。恐天下以器讎楚也。鼎入宋而爲宋。入魯而爲魯。安知夫秦晉齊楚之不動其心哉。故書曰。郟鼎。明魯之不得。有以塞天下之爭也。穀梁傳曰。納者。內弗受也。以爲周公不受也。又曰。號從中國。名從主人。而左氏記臧哀伯之諫。愚於公羊有取焉。曰。器從名。地從主人。宋始以不義取之。故謂之郟鼎。至於地之與人。則不然。俄而可以爲其有矣。善乎斯言。吾有取之。

論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桓三年

荀卿有言曰。春秋善胥命。詩非屢盟。其心一也。敢試論之。謹按桓三年。書齊侯衛侯胥命于蒲。說春秋者。鈞曰。近正。所謂近正者。以其近古之正也。古者相命而信。約言而退。未嘗有歃血之盟也。今二國之君。誠信協同。言約而會。可謂近古之正者已。何以言之。春秋之時。諸侯競鶩。爭奪日尋。拂違王命。糜爛生聚。前日之和好。後日之戰攻。曾何正之尙也。觀二國之君。胥命于蒲。自時厥後。不相侵伐。豈與夫前日之和好。後日之戰攻者。班也。故聖人於春秋止一書胥命而已。荀卿謂之善者。取諸此也。然則齊也。衛也。聖人果

善之乎。曰：非善也。直譏爾。曷譏爾。譏其非正也。周禮：大宗伯掌六禮以諸侯。見王爲文，乃有春、朝、夏、宗、秋、覲、冬、遇。時會衆同之法。言諸侯非此六禮，罔得踰境而出矣。不識齊衛之君以春、朝、相命而出耶，以夏、宗、相命而出耶，或以秋、覲、相命而出耶，以冬、遇、相命而出耶，或以時會、相命而出耶。衆同相命而出耶，非春、朝、夏、宗、秋、覲、冬、遇、時會、衆同而出，則私相爲會耳。私相爲會，匹夫之舉也。以匹夫之舉而謂之正，其可得乎。宜乎聖人大一王之法而誅之也。然而聖人之意，豈獨誅齊衛之君而已哉。所以正萬世也。荀卿不原聖人書經之法，而徒信傳者之說，以謂春秋善胥命，失之遠矣。且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諸侯之賢者固亦鮮矣。奚待於齊衛之君，而善其胥命耶。信斯言也，則姦人得以勸也。未嘗聞聖人作春秋而勸姦人也。

論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傳八年

甚哉去聖之久遠。三傳紛紛之不同，而莫或之折也。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左氏曰：禘而致哀姜，非禮也。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公羊曰：夫人何以不氏，譏以妾爲妻也。蓋聘于楚而脅于齊，媵女之先至者也。穀梁曰：成風也。言夫人而不言氏姓，非夫人也。立妾之詞，非正也。夫人之我可以不夫人乎。夫人卒葬之，我可以不卒葬之乎。一則以宗廟臨之，而後貶焉。一則以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三家之說，左氏疎矣。夫人與公一體也。有曰：公曰夫人既葬，公以諡配公。夫人以諡配氏，此其不易之例也。蓋有既葬稱諡，而不稱夫人者矣。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櫜，而未有不稱諡而稱夫人也。公羊之說，又非人情。無以信於後世。以齊楚之彊，齊能脅魯，使其媵女爲夫人，而楚乃肯安然使其女降爲妾哉。此甚可怪也。且夫成風之爲夫人，非正也。春秋以爲非正而不可

以廢焉。故與之不足之文而已矣。方其存也。不可以不稱夫人而去其氏。及其沒也。不可以不稱諡而去其夫人。皆所以示不足於成風也。況乎禘周公而用致焉。則其罪固已不容於貶矣。故公羊曰。用者不宜用者也。致者不宜致者也。禘用致。夫人非禮也。

論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 文六年

春秋之文同。其所以爲文異者。君子觀其意之所在而已矣。先儒之論閏月不告朔者。牽乎猶朝于廟之說。而莫能以自解也。春秋之所以書猶者二。曰如此而猶如此者。甚之之詞也。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是也。曰不如此而猶如此者。幸之之詞也。不郊猶三望。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是也。夫子傷周道之殘缺。而禮樂文章之壞也。故區區焉掇拾其遺亡。以爲其全不可得而見矣。得見一二斯可矣。故書曰。猶朝于廟者。傷其不告朔。而幸其猶朝于廟也。夫子之時。告朔之禮亡矣。而有餼羊者存焉。夫子猶不忍去。以志周公之典。則其朝于廟者。乃不如餼羊之足存歟。公羊傳曰。曷爲不言告朔。天無是月也。穀梁傳曰。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天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數也。而皆曰。猶者可以已也。是以其幸之之詞而爲甚之之詞。宜其爲此異端之說也。且夫天子諸侯之所爲告朔聽政者。以爲天歟。爲民歟。天無是月而民無是月歟。彼其孝子之心。不欲因閏月以廢喪紀。而人君乃欲假此以廢政事歟。夫周禮樂之衰。豈一日之故。有人焉。開其端而莫之禁。故其漸遂至於掃地而不可救。文十六年夏六月。公四不視朔。公羊傳曰。公有疾也。何言乎公有疾。不視朔。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故夫有疾而不視朔者。無疾而不視朔之原也。閏月而不告朔者。常月而不告朔之端也。聖人憂焉。故謹而書之。所以記禮之所由廢也。左氏傳



曰。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爲民。而杜預以爲雖朝于廟。則如勿朝。以釋經之所書。猶之意。是亦曲而不通矣。

論用郊 成十七年

先儒之論。或曰魯郊僭也。春秋譏焉。非也。魯郊僭也。而春秋之所譏者。當其罪也。賜魯以天子之禮樂者。成王也。受天子之禮樂者。伯禽也。春秋之譏魯郊也。上則譏成王。次則譏伯禽。成王伯禽。不見於春秋。而夫子無所致其譏也。無所致其譏而不譏者。春秋之所以求信於天下也。夫以魯而僭天子之郊。其罪惡如此之著也。夫子以爲無所致其譏而不譏焉。則其譏之者。固天下之所用而信之也。郊之書於春秋者。其類有三。書卜郊不從。乃免牲者。譏卜常祀而不譏郊也。騶鼠食郊牛角。郊牛之口傷。改卜牛者。譏養牲之不謹而不譏郊也。書四月五月九月九月郊者。譏郊之不時而不譏郊也。非卜常祀。非養牲之不謹。非郊之不時。則不書。不書則不譏也。禘于太廟者。爲致夫人而書也。有事于太廟者。爲仲遂卒而書也。春秋之書郊者。猶此而已。故曰不譏郊也。郊祀者。先王之大典。而夫子不得見之於周也。故因魯之所有。天子之禮樂。而記郊之變焉耳。成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公羊傳曰。用者不宜用者也。九月非所用郊也。穀梁傳曰。夏之始。猶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且夫郊未有至九月者也。曰。用者著其不時之甚也。杜預以爲用郊從史文。或說用然後郊者。皆無取焉。

論會于澶淵 宋災故 襄三十年

春秋之時。忠信之道缺。大國無厭。而小國屢叛。朝戰而夕盟。朝盟而夕會。夫子蓋厭之矣。觀周之盛時。大

宗伯所制朝覲會同之禮。各有遠近之差。遠不至於疎而相忘。近不至於數而相瀆。春秋之際。何其亂也。故曰春秋之盟無信盟也。春秋之會無義會也。雖然紛紛者天下皆是也。夫子將譏之。而以爲不可以勝譏之也。故擇其甚者而譏焉。桓二年會于稷以成宋亂。襄三十年會于澶淵。宋災故。皆以深譏而切責之也。春秋之書會多矣。書其所會而不書其所以會。書其所以會。桓之稷。襄之澶淵而已矣。宋督之亂。諸侯將討之。桓公平之。不義孰甚焉。宋之災。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其財。既而無歸。不信孰甚焉。非不義不信之甚。春秋之譏不至於此也。左氏之論得其正矣。皆諸侯之大夫而書曰某人某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尤之也。不書魯大夫諱之也。且夫見鄰國之災。匍匐而救之者。仁人君子之心也。既言而忘之。既約而背之。委巷小人之事也。故書其始之爲君子仁人之心。而後可以見後之爲委巷小人之事。春秋之意。蓋明白如此。而公羊傳曰。會未有言其所爲者。此言其所爲何。錄伯姬也。且春秋爲女子之不得其所而死。區區焉爲人之死錄之。是何夫子之志不廣也。穀梁曰。不言災故。則無以見其爲善。澶淵之會。中國不侵夷狄。夷狄不入中國。無侵伐八年善之也。晉趙武楚屈建之力也。如穀梁之說。宋之盟可謂善矣。其不曰息兵。故何也。嗚呼。左氏得其正矣。

論黑肱以濫來奔 昭三十一年

諸侯之義。守先君之封土。而不敢有失也。守天子之疆界。而不敢有過也。故夫以力而相奪。以兵而相侵者。春秋之所謂暴君也。侵之雖不以兵。奪之雖不以力。而得之不義者。春秋之所謂汙君也。鄭伯以璧假許田。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此諸侯之以不義而取魯田者也。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莒

牟夷以防茲來奔。黑肱以濫來奔。此魯之以不義而取諸侯之田者也。諸侯以不義而取魯田。魯以不義而取諸侯之田。皆不容於春秋者也。夫子之於庶其牟夷黑肱也。責之薄而於魯也。罪之深。彼其竊邑叛君爲穿窬之事。市人屠沽且羞言之。而安足以重辱君子之譏哉。夫魯周公之後。守天子之東藩。招聚小國叛亡之臣。與之爲盜竊之事。孔子悲傷而悼痛之。故於三叛之人。具文直書而無隱諱之詞。蓋其罪魯之深也。先儒之說。區區於叛人之過惡。其論固已狹矣。且夫春秋豈爲穿窬盜竊之人而作者。使天下之諸侯皆莫肯容夫如此之人。而穿窬盜竊之事將不禁而自絕。此春秋之所以用意於其本也。左氏曰。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彰。書齊豹盜三叛人名。而公羊之說最爲疎謬。以爲叔術之後而通濫於天下。故不繫黑肱於邾。嗚呼。誰謂孔子而賢叔術耶。蓋嘗論之。黑肱之不繫邾也。意其若欒盈之不繫于晉歟。欒盈旣奔齊而還入曲沃以叛。故書曰欒盈入于晉。黑肱或者旣絕于邾。而歸竊其邑以叛歟。當時之簡牘旣亡。其詳不可得而聞矣。然以類而求之。或亦然歟。穀梁曰。不言邾。別乎邾也。不言濫。子非天子之所封也。此尤迂闊而不可用矣。

論春秋變周之文 何休解

二家之傳。迂誕奇怪之說。公羊爲多。而何休又從而附成之。後之言春秋者。黜周王魯之學。與夫讖諱之書者。皆祖公羊。公羊無明文。何休因其近似而附成之。愚以爲何休公羊之罪人也。凡所謂春秋變周之文。從商之質者。皆出於何氏。愚未嘗觀焉。滕侯薛侯來朝。齊侯使其弟年來聘。何休曰。質家親親。故先滕侯而加錄齊侯之母弟。且夫親親者周道也。先宗盟而後異姓者。周制也。鄭忽出奔衛。公羊傳曰。忽何以

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詞無所貶。何休曰。商爵三等。春秋變周五等之爵而從焉。記曰。諸侯失地名。而文十二年。邲伯來奔。公羊亦曰。何以不名兄弟詞也。忽之出奔。其爲失國。豈不甚明。而春秋獨無貶哉。雖然。公羊何爲而爲此說也。春秋未踰年之君。皆稱子。而忽獨不然。此公羊之所以爲此說也。且春秋之書。夫豈一概。衛宣未葬。而嗣子稱侯。以出會。書曰。及宋公。衛侯。燕人戰。鄭忽外之。無援。內之。無黨。一夫作難。奔走無告。鄭人賤之。故赴以名。書曰。鄭忽出奔。衛侯未踰年之君也。鄭忽亦未踰年之君也。因其自侯而侯之。因其自名而名之。皆所以變常而示譏也。且夫以例而求春秋者。乃愚儒之事也。孔子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又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由此觀之。夫子皆有取於三代。而周居多焉。況乎探周公之集。以作春秋。而曰變周之文者。吾不信也。

卷第九

策問三首

昔人有言。鄒魯守經學。齊楚多辨智。韓魏時有奇節。自漢以來。豪傑之士。多出山東西。國家承平百年。文武並用。所以輔成人才者。可謂至矣。而五路學者。尙未逮古。豈山川氣俗。有今昔之殊。將教養課試之法。未得其要。各以所習之經。聞于師者。著于篇。

古者有勸農之官。力田之科。與孝弟同。而自漢以來。率用戶口登耗。黜陟守宰。今民去南畝而游市井者。官不禁。載耒耜而適四方者。關不譏也。戶口盈縮。無復賞罰。此豈治世所當然耶。今欲依古義爲農桑之

政計戶口而爲考課之法。而議者或以爲毋益有擾。有司惑焉。當何施而可。古者禮刑相爲表裏。禮之所去。刑之所取。詩曰。淑問如皋陶。在泮獻囚。而漢之盛時。儒者皆以春秋斷獄。今世因人以立事。因事以立法。事無窮而法日新。則唐之律令。有失於本矣。而況禮與春秋儒者之論乎。夫欲追世俗而忘返。則教化日微。泥經術而爲斷。則人情不安。願聞所以折衷於斯二者。

### 私試策問

問任人而不任法。則法簡而人重。任法而不任人。則法繁而人輕。法簡而人重。其弊也。請謁公行。而威勢下移。法繁而人輕。其弊也。人得苟免。而賢不肖均。此古今之通患也。夫欲人法並用。輕重相持。當安所折衷。使近古而宜今。有益而無損乎。今舉於禮部者。皆用糊名易書之法。選於吏部者。皆用長守不易之格。六卿之長。不得一用其意。而胥吏姦人。皆出沒其間。此豈治世之法哉。如使有司皆若唐以前。得自以其意進退天下士大夫。官吏恣擅。流言紛紜之害。將何以止之。夫古之人。何修而免於此。夫豈無術不講。故也。願聞其詳。

### 擬殿試策問

皇帝若曰。嗚呼。維天佑民。實相乃后。錫以多士。咸造在廷。願朕不德。何以致此。永惟子大夫釋賦畝之安。輕千里之遠。而從朕遊者。夫豈爲利祿哉。聞之於師。而欲獻之於君。修之於家。而欲刑之於國者。子大夫之本意也。朕願聞之。朕卽位改元。于今三年。縱未及孔子之有成。猶當庶幾於子路之言。有勇且知方者。而風俗未厚。刑政未清。陰陽未和。厥咎安在。朕虛心忘己。以來衆言。而朝廷闕失之政。斯民利害之實。有

所未聞。含垢藏疾。以待四夷。而羌戎未弒。兵不得解。施舍已責。捐利與民。而農民未安。商旅不行。此三者朕之所疑。日夜以思而未獲者也。其悉言之。無有所隱。朕將親覽焉。

雜五首

禹之所以通水之法

自禹而下至於秦。千有餘年。濱河之民。班白而不識濡足之患。自漢而下至於今。數千年。河之爲患。縣縣而不絕。豈聖人之功烈至漢而熄哉。方戰國之用兵。國於河之壩者。三晉爲多。而魏文侯時。白圭治水最爲有功。而孟子譏其以鄰國爲壑。自是之後。或決以攻。或溝以守。新防交興。而舊道旋失。然聖人之跡。尙可以訪之於耆老。秦不亟治而遺患於漢。漢之法又不足守。夫禹之時。四瀆唯河最難治。以難治之水。而用不足守之法。故歷數千年而莫能以止也。聖人哀憐生民。謀諸廊廟之上。左右輔弼之臣。又訪諸布衣之間。苟有所懷。孰敢不盡。蓋陸人不能舟。而沒人未嘗見舟。而便操之。親被其患。知之宜詳。當今莫若訪之海濱之老民。而興天下之水學。古者將有決塞之事。必使通知經術之臣。計其利害。又使水工行視地勢。不得其工。不可以濟也。故夫三十餘年之間。而無一人能興水利者。其學亡也。禹貢之說。非其詳矣。然而高下之勢。先後之次。水之大小。與其蓄洩之宜。而致力之多少。亦可以概見。大抵先其高而後低下。始於北之冀州。而東至於青徐。南至於荆揚。而西訖於梁雍之間。江河淮泗既平。而衡漳洺水伊洛瀍澗之屬。亦從而治。濬吠澮。導九川。瀦大野。陂九澤。而蓄洩之勢便。兖州作十三載。而嶠夷既略。故其用力。各有多少之宜。此其凡也。孟子曰。禹之治水也。水由地中行。此禹之所以通其法也。愚竊以爲治河之要。宜推

其理而酌之以人情。河水湍悍。雖亦其性。然非堤防激而作之。其勢不至如此。古者河之側無居民。棄其地以爲水委。今也堤之而廬民其上。所謂愛尺寸而忘千里也。故曰堤防省而水患衰。其理然也。

### 脩廢官舉逸民

古者民羣而歸君。君擇臣而教其民。其初蓋甚簡也。唐虞以來。頗可見矣。歷夏商至周。法令日滋。而官亦隨益。故其數三百六十。蓋亦有不得已也。書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又曰。夏商官倍。亦克用乂。言其官雖多於古。而天下亦以治也。周之衰也。宣王振之。號爲中興。而重黎之後失其守。而爲司馬氏。陵遲至孔子之時。周公之典蓋壞矣。卿世卿。大夫世大夫。而賢者無以進。孔子慨然而嘆。欲脩廢官。舉逸民。以歸天下之心。行四方之政。而春秋亦譏世祿之臣。蓋傷時之至也。自秦更三代之制。官秩一變。漢循其舊。往往增置。歷世沿襲。以至於今。遂爲大備。愚恐冗局之耗民。而未知廢官之可舉也。然古之官。其名存其實亡者多矣。司農卿不責以金穀之虛贏。尙書令不問以百官之殿最。此豈非王體之重歟。國家自天聖中。詔天下以經術古文爲事。自是博學之君子。莫不羣進於有司。然所以待之之禮未盡。故潔廉難合之士。尙未盡出。今優其禮。而天下之逸民至矣。且夫山嶺林谷之士。雖有豪傑之才。固未知有簿書吏事也。而剛毅訐直。不識諱忌。故先王置之拾遺補闕之間。此其屬任之方也。噫。自孔子沒。世之君子。安其富貴。而不復思念天下有廢而不脩之官。逸而不舉之民。今明策丁寧而求之。以發孔子千載之長憂。此天下之幸也。

### 天子六軍之制

周禮之言田賦。夫家車徒之數。聖王之制也。其言五等之君。封國之大小。非聖人之制也。戰國所增之文。

也。何以言之。按鄭氏說。武王之時。周地狹小。故諸侯之封。及百里而止。周公征伐不服。斥大中國。故大封諸侯。而諸公之地。至五百里。不知武王之時。何國不服。而周公之所征伐者。誰也。東征之役。見于詩書。豈其廓地千里。而史不載耶。此甚可疑也。周之初。諸侯八百。春秋之世。存者無數。十。鄭子產有言。古者大國百里。今晉楚千乘。若無侵小。何以至此。子產之博物。其言宜可信。先儒或以周禮爲戰國陰謀之書。亦有以也。王制。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而孟子之說亦如此。此三代之通法。魯之車千乘。僭也。春秋大蒐大閱。皆以譏書。言其車之多。徒之衆。非魯之所宜有。故曰大也。夫周之制。四丘爲甸。甸出長轂一乘。魯之無千甸之封。亦明矣。然公車千乘之見于詩。何也。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天子之馬止於十二閑。而詩有騾牝三千。美其富不譏其僭。不害其爲詩也。夫千乘之積。雖爲七萬五千人。而有羨卒處其半焉。故三萬者。公徒而已。魯襄公之十一年。初作三軍。僖公之世。未至於三萬。愚又疑夫詩人張而大之也。

休兵久矣而國用益困

中國之有夷狄之患。猶人之有手足之疾也。不忍藥石之苦。針砭之傷。一旦流而入於骨髓。則憊恐其苦之不止於藥石。而傷之不止於針砭也。中國以禽獸視二虜。故每歲啖以厚利。使就羈縻。聖人之愛中國。而不欲殘民之心。古未嘗有矣。然夷狄貪慝。漸不可啓。日富日驕。久亦難制。故自寶元以來。賦斂日繁。雖休兵十有餘年。而民適以困者。潛削而不知也。昔先皇帝震怒。舉大兵問罪。匈奴師不踰時。而醜虜就盟。西夏之役。邊臣治兵振旅。不及數年。旋亦解甲。彼其時之費。與今無已之賂。不可以同日而語矣。天子恭



儉過於文景。百官奉法。無敢踰僭。而二虜者。實殘吾民。此天下雄俊英偉之士。所以盭腕而太息也。且夫舉天下之大。而誅數縣之虜。故上下交足。而內外莫不驩欣。棄有限之財。而塞無厭之心。故取於民者愈多。而藏於國者愈急。此天下之所明知而易達之理。惟上之人實圖之。

關隴游民私鑄錢與江淮漕卒爲盜之由

三代之所以養民者備矣。農力耕而食。工作器而用。商賈資焉而通之於天下。其食無不義之食也。其器無不義之器也。商賈通之而不以不義資之也。夫以飲食器用之利。而皆以義得焉。使民之所以要利者。非義無由也。後之世。賦取無度。貨幣無法。義窮而詐勝。夫三代之民。非誠好義也。使天下之利。皆出於義。而民莫不好也。後之所以使民要利者。非詐無由也。是故法令日滋。而弊益煩。刑禁甚嚴。而姦不可止。嗚呼。久矣。其如此也。治其本。朝令而夕從。救其末。百世不改也。私鑄之弊。始於錢輕。使錢之直若金之直。雖賞之不爲也。今秦蜀之中。又裂紙以爲幣。符信一加。化土芥以爲金玉。奈何其使民不奔而效之也。夫樂生而惡死者。天下之至情也。我且以死拘之。然猶相繼而赴於市者。饑寒驅其中。而無以自生也。曰。等死耳。而或免焉。漕卒之愆。生於窮乏。而無告。家乎舟楫之上。長子孫乎江淮之間。布褐不完。藜藿不給。大冬積雪。水之至澗。而龜手爛足者。累歲不得代。不爲盜賊。無所逞志。若稍優其給。而代其勞。宜亦衰息耳。夫見利而不動者。伯夷叔齊之事也。窮困而不爲不義者。顏淵之事也。以伯夷叔齊顏淵之事。而求之。無知之民。亦已過矣。故夫廷尉大農之所患者。非民之罪也。非兵之罪也。上之人之過也。

經說十一首

南省說書十道

問供養三德爲善

對。易者聖人所以盡人情之變。而非所以求神於卜筮也。自孔子沒。學者惑乎異端之說。而左丘明之論。尤爲可怪。使夫伏羲文王孔子之所盡心焉者。流而入于卜筮之事。甚可憫也。若夫季友豎牛之事。若親見而指言之。固君子之所不取矣。雖然。南蒯之說。頗爲近正。其卦遇坤之比。而其繇曰。黃裳元吉。黃者中之色也。裳者下之飾也。元者善之長也。夫以中庸之道。守之以謙抑之心。而行之以體仁之德。以爲文王之兆。無以過此矣。雖然。君子視其人。觀其德。而吉凶生焉。故南蒯之筮也。遇坤之比。而不祥莫大焉。且夫負販之夫。朝而作。暮而息。其望不過一金之儲。使之無故而得千金。則狂惑而喪志。夫以南蒯而得文王之兆。安得不狂惑而喪志哉。故曰。供養三德爲善。又曰。參成可筮。而南蒯無以勝之。所以使後世知夫卜筮之不可恃也。穆姜筮于東宮。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其繇曰。元亨利貞。而穆姜亦知其無以當之。故左氏之論易。唯南蒯穆姜之事爲近正。而其餘者。君子之所不取也。杜預之論得之矣。以爲洪範稽疑之說。通龜筮。以同卿士之數。學者觀夫左氏之書。而正之以杜氏之說。庶乎其可也。謹對。

問小雅周之衰

對。詩之中。唯周最備。而周之興廢。於詩爲詳。蓋其道始於闔門父子之間。而施及乎君臣之際。以被冒乎天下者。存乎二南。后稷公劉文武創業之艱難。而幽厲失道之漸。存乎二雅。成王纂承文武之烈。而禮樂文章之備。存乎頌。其愈削而至夷于諸侯者。在乎王黍離。蓋周道之盛衰。可以備見於此矣。小雅者。言王

政之小。而兼陳乎其盛衰之際者也。夫周雖衰。文武之業未墜。而宣王又從而中興之。故雖怨刺並興。而未列於國風者。以爲猶有王政存焉。故曰小雅者。兼乎周之盛衰者也。昔之言者。皆得其偏而未備也。季札觀周樂。歌小雅曰。其周之衰乎。文中子曰。小雅烏乎衰。其周之盛乎。札之所謂衰者。蓋其當時親見周之衰。而不觀乎文武成康之盛也。文中子之所謂盛者。言文武之餘烈。歷數百年而未忘。雖其子孫之微。而天下猶或宗周也。故曰二子者。皆得其偏而未備也。太史公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當周之衰。雖君子不能無怨。要在不至於亂而已。文中子以爲周之全盛。不已過乎。故通乎二子之說。而小雅之道備矣。謹對。

### 問君子能補過

對甚哉。聖人待天下之通且恕也。朝而爲盜跖。莫而爲伯夷。聖人不棄也。孟僖子之過也。其悔亦晚矣。雖然。聖人不棄也。曰。猶愈乎卒而不知悔者也。孟僖子之過。可悲也已。仲尼之少也賤。天下莫知其爲聖人。魯人曰。此吾東家丘也。又曰。此鄒人之子也。楚之子西。齊之晏嬰。皆當時之所謂賢人君子也。其言曰。孔丘之道。迂闊而不可用。況夫三桓之間。而孰知夫有僖子之賢哉。僖子之病也。告其子曰。孔丘聖人之後也。其先正考甫。三命益恭。而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華父督之亂。無罪而絕於宋。其後必有聖人。今孔丘博學而好禮。殆其是歟。爾必往師之。以學禮。嗚呼。孔子用於魯三月。而齊人畏其羈。以僖子之賢。而知夫子之爲聖人也。使之未亡而授之以政。則魯作東周矣。故曰。孟僖子之過。可悲也已。雖然。夫子之道。充乎天下者。自僖子始。懿子學乎仲尼。請於魯君。而與之車。使適周而觀禮焉。而聖人之業。然後大備。僖子

之功。雖不能用之於未亡之前。而猶能救之於已沒之後。左丘明懼後世不知夫僖子之功也。故丁寧而稱之。以爲補過之君子。昔仲虺言湯之德曰。改過不吝。夫以聖人而不稱其無過之爲能。而稱其改之爲善。然則補過者。聖人之徒歟。孟僖子者。聖人之徒也。謹對。

問侵伐土地分民何以明正

對。三傳侵伐之例。非正也。左氏有鍾鼓曰伐。無曰侵。公羊恠曰侵。精曰伐。穀梁包人民駢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愚以謂有隙曰侵。有辭曰伐。齊桓公侵蔡。隙也。蔡潰遂伐楚。辭也。司馬九伐之法。負固不服。則侵之。賊賢害民。則伐之。然則負固不服者。近乎隙。賊賢害民者。近乎辭。周之衰也。諸侯相吞。而先王之疆理城廓蓋壞矣。故侵伐之間。夫子尤謹而書之。蓋古者有分土。而無分民。諸侯之侵地者。猶不容於春秋。而況包人民駢牛馬哉。桓公侵蔡。不書所侵之地者。侵之無辭也。楚子入陳。鄉取一人。謂之夏州。春秋略而不書。以謂驅民之非正也。嗚呼。春秋之際。非獨諸侯之相侵也。晉侯取天子之田。而陽樊之人不服。愚又知春秋之不忍書乎此也。謹對。

問魯猶三望

對。先儒論書猶之義者。可以已也。愚以爲不然。春秋之所以書猶者二。曰如此而猶如此者。甚之之辭也。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辛巳有事於太廟。仲遂卒於垂。壬午猶釋。萬入去籥是也。曰不如此而猶如此者。幸之之辭也。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不郊。猶三望是也。夫子傷周道之衰。禮樂文章之壞。而莫或救之也。故區區焉掇拾其遺亡。以爲其全不可得而見矣。得見一二斯可矣。故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者。憫其不

告月而幸其猶朝于廟也。不郊猶三望者，傷其不郊而幸其猶三望也。夫郊祀者，先王之大典，而夫子不得親見之於周也。故因魯之所行郊祀之禮而備言之耳。春秋之書三望者，皆爲不郊而書也。或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或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穀梁傳曰：「乃者亡乎人之辭也，猶者可以已之辭也。」且夫魯雖不郊，而猶有三望者存焉。此夫子之所以存周之遺典也。若曰「可以已」，則是周之遺典絕矣。或曰：魯郊僭也，而夫子何存焉？曰：魯郊僭也，而夫子不譏。夫子之所譏者，當其罪也。賜魯以天子之禮樂者，成王也。受天子之禮樂者，伯禽也。春秋而譏魯郊也，上則譏成王，次則譏伯禽。成王伯禽不見于經，而夫子何譏焉？故曰：猶三望者，所以存周之遺典也。范寧以三望爲海岱淮，公羊以爲太山河海，而杜預之說最備。曰：分野之星及國中山川，皆因郊而望祭之。此說宜可用。謹對。

問魯作丘甲

對：先王之爲天下也，不求民以其所不爲，不強民以其所不能。故其民優游而樂易。周之盛時，其所以賦取於民者，莫不有法。故民不告勞，而上不闕用。及其衰也，諸侯恣行，其所以賦取於民者，唯其所欲，而刑罰隨之。故其民至於窮而無告。夫民之爲農而責之以工也，是猶居山者而責之以舟楫也。魯成公作丘甲，而春秋譏焉。穀梁傳曰：古者農工各有職，甲非人人之所能爲也。丘作甲非正也。而杜預以爲古者四丘爲甸，甸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而魯使丘出之也。夫四丘而後爲甸，魯雖重斂，安至於四倍而取之哉？哀公用田賦曰：二吾猶不足，而夫子譏其殘民之甚。未有四倍而取者也。且夫變古易常者，春秋之所譏也。故書作三軍，舍中軍，初稅畝，作丘甲，用田賦者，皆所以譏政令之

所由變也。而穀梁杜氏之說如此之相戾。安得不辨其失而歸之正哉。故愚曰穀梁之說是。謹對。

問雩月何以爲正

對。雩者先王所以存夫愛民之心而已也。天之應乎人君者。以其德不以其言也。人君脩其德使之無愧乎其中。而又何禱也。雖然。當歲之旱也。聖人不忍安坐而視民之無告。故爲之雩。雩者先王之所以存夫愛人之心而已也。爲傳者不達乎此。而爲是非紛紛之論。亦可笑矣。穀梁傳曰。月雩正也。秋大雩非正也。冬大雩非正也。月雩之爲正何也。其時窮人力盡。是月不雨。則無及矣。雩之必待其時窮人力盡何也。雩者爲早請也。古人之重請以爲非讓也。嗚呼。爲民之父母。安視其急。而曰毛澤未盡。人力未竭。以行其區區之讓哉。愚以爲凡書雩者。記旱也。一月之旱。故雩書月。一時之旱。故雩書時。書雩之例。時月而不日。唯昭公之末年八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而昭公之雩非早雩也。公羊以爲又雩者。聚衆以逐季氏。然則早雩之例。亦可見矣。傳例曰。凡災異。歷日者月。歷月者時。歷時者加日。又雩記旱也。旱記災也。故愚以此爲例。謹對。

問大夫無遂事

對。春秋之書遂一也。而有善惡存焉。君子觀其當時之實而已矣。利害出於一時。而制之於千里之外。當此之時而不遂。君子以爲固上之不足。以利國。下之不足。以利民。可以復命而後請。當此之時而遂。君子以爲專。專者固所貶也。而固者亦所譏也。故曰。春秋之書遂一也。而有善惡存焉。君子觀其當時之實而已矣。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公羊傳曰。媵不書。此何以書。以其有遂事。書。大夫無遂

事此其言遂何。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則專之可也。公子遂如周，遂如晉，公羊亦曰：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爲政也。其書遂一也，而善惡如此之相遠，豈可以不察其實哉？春秋者，後世所以學爲臣之法也。謂遂之不譏，則愚恐後之爲臣者流而爲專，謂遂之皆譏，則愚恐後之爲臣者執而爲固。故曰：觀乎當時之實而已矣。西漢之法，有矯詔之罪，而當時之名臣皆引此以爲據。若汲黯開倉以賑飢民，陳湯發兵以誅郅支，若此者，專之可也，不然，獲罪於春秋矣。謹對。

問定何以無正月

對：始終授受之際，春秋之所甚謹也。無事而書首時，事在二月而書王二月，事在三月而書王三月者，例也。至於公之始年，雖有二月三月之書，而又特書正月。隱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莊元年春王正月，二月夫人孫于齊，所以揭天子之正朔，而正諸侯之始也。公羊傳曰：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不可曠年無君，故諸侯皆踰年卽位而書正月。定公元年書曰：王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先儒疑焉，而未得其當也。嘗試論之，春秋十有二公，其得終始之正，而備卽位之禮者，四。文公成公襄公哀公也。攝而立不得備卽位之禮者，一。隱公也。先君不以其道終，而已不得備卽位之禮者，六。桓公莊公閔公僖公宣公昭公也。先君不以其道終，而又在外者，二。莊公定公也。在外踰年而後至者，一定公也。且夫先君雖在外，不以其道終，然未嘗有踰年而後至者，則是二百四十二年，未嘗一日無君，而定公之元年，魯之統絕者，自正月至于六月而後續也。正月者正其君也，昭公未至，定公未立，季氏當國，而天子之正朔將誰正耶？此定之所以無正月也。公羊傳曰：正月者正卽位也，定無正月者，卽

位後也。定哀多微辭。而何休以爲昭公出奔。國當絕。定公不得繼體奉正。故諱爲微詞。嗚呼。昭公絕而定公又不得立。是魯遂無君矣。穀梁以爲昭無正終。故定無正始。觀莊公元年書正。則不言而知其妄矣。謹對。

問初稅畝

對古者公田曰籍。籍借也。言其借民力以治此也。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言民之必先公田也。傳曰。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言上之必卹私田也。民先其公。而上卹其私。故民不勞而上足用也。宣公無恩信於民。民不肯盡力於公田。故按行擇其善畝而稅之。公羊傳曰。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夫民不盡力於公田者。上之過也。宣公不責己悔過。擇其善畝而稅之。宜其民之謗讟而災異之作也。稅畝之明年冬。螽生。公羊傳曰。螽生不書。此何以書。幸之也。猶曰。受之云爾。上變古易常。應是而有天災。其諸則宜於此焉。變矣。何休以爲宣公懼災復古。故其後大有年。愚以爲非也。按春秋書作三軍後。又書舍中軍。書躋僖公後。又書從祀先公。事之復正。未嘗不書。宣公而果復古也。春秋當有不稅畝之書。故何休之說。愚不信也。謹對。

易解十八變而成卦八變而成小卦

四營爲一變。三變而一爻。六爻爲十八變也。三變之餘四數之。得九爲老陽。得六爲老陰。得七爲少陽。得八爲少陰。故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取老而言也。凡九六爲老。七八爲少。其說未之聞也。或曰。陽極於九。其次則七也。極者爲老。其次爲少。則當老於十而少於八也。曰陰不可加於陽。故十



不用十不用猶當老於八而少於六也。則又曰。陽順而上其成數極於九。陰逆而下其成數極於六。自下而上。陰陽均也。穉於子午而壯於巳亥。始於復姤而終於乾坤者。陰猶陽也。曷嘗有進其而退陰與逆順之別乎。且夫自然而然者。天地且不能知。而聖人豈得與於其間而制其予奪哉。惟唐一行之學則不然。以爲易固言之矣。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則十八變之間有八卦焉。人莫之思也。變之初有多少。其一變也。不五則九。其二與三也。不四則八。八與九爲多。五與四爲少。多少者奇耦之象也。三變皆少。則乾之象也。乾所以爲老陽。而四數其餘得九。故以九名之。三變皆多。則坤之象也。坤所以爲老陰。而四數其餘得六。故以六名之。三變而少者一。則震坎艮之象也。震坎艮所以爲少陽。而四數其餘得七。故以七名之。三變而多者一。則巽離兌之象也。巽離兌所以爲少陰。而四數其餘得八。故以八名之。故七八九六者。因餘數以名陰陽。而陰陽之所以爲老少者。不在是而在乎三變之間。八卦之象也。此唐一行之學也。

### 奏議十二首

#### 郊祀奏議

劄子奏。臣伏見九月二十二日詔書節文。俟郊禮畢。集官詳議。設一作祠。皇地祇事。及郊祀之歲。廟饗典禮。聞奏者。臣恭覩陛下近者至日。親祀郊廟。神祇享答。實蒙休應。然則圓丘合祭。允當天地之心。不宜復有改更。臣竊惟議者欲變祖宗之舊。圓丘祀天而不祀地。不過以謂冬至祀天於南郊。陽時陽位也。夏至祀地於北郊。陰時陰位也。以類求神。則陽時陽位不可以求陰也。是大不然。冬至南郊。既祀上帝。則天地百神莫不從也。古者秋分夕月於西郊。亦可謂陰位矣。至於從祀上帝。則以冬至而祀月於南郊。議者不

以爲疑。今皇地祇亦從上帝而合祭於圓丘。獨以爲不可。則過矣。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備于羣神。舜之受禪也。自上帝六宗山川羣神莫不畢告。而獨不告地祇。豈有此理哉。武王克商。庚戌柴望。柴祭上帝也。望祭山川也。一日之間。自上帝而及山川。必無南北郊之別也。而獨略地祇。豈有此理哉。臣以知古者祀上帝。則并祀地祇矣。何以明之。詩之序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此乃合祭天地。經之明文。而說者乃以比之豐年秋冬報也。曰：秋冬各報。而皆歌豐年。則天地各祀。而皆歌昊天。有成命也。是大不然。豐年之詩曰：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秬。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歌於秋可也。歌於冬亦可也。昊天有成命之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終篇言天而不及地。頌所以告神明也。未有歌其所不祭。祭其所不歌也。今祭地於北郊。歌天而不歌地。豈有此理也。臣以此知周之世。祀上帝則地祇在焉。歌天而不歌地。所以尊上帝。故其序曰：郊祀天地也。春秋書不郊。猶三望。左氏傳曰：望。郊之細也。說者曰：三望。太山河海。或曰：淮海也。又或曰：分野之星及山川也。魯諸侯也。故郊之細。及其分野山川而已。周有天下。則郊之細。獨不及五嶽四瀆乎。嶽瀆猶得從祀。而地祇獨不得合祭乎。秦燔詩書。經籍散亡。學者各以意推類而已。王鄭賈服之流。未必皆得其真。臣以詩書春秋考之。則天地合祭久矣。議者乃謂合祭天地。始於王莽。以爲不足法。臣竊謂禮當論其是非。不當以人廢。光武皇帝親誅莽者也。尙采用元始合祭故事。謹按後漢書郊祀志。建武二年初。制郊兆於洛陽。爲圓壇八。陛中又爲重壇。天地位其上。皆南向。西上。此則漢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又按水經注。伊水東北至洛陽縣圓丘東。大魏郊天之所。準漢故事。爲圓壇八。陛中又爲重壇。天地位其

上。此則魏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唐睿宗將有事於南郊。賈曾議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郊之與廟。皆有禘。禘于廟則祖宗合食於太祖。禘于郊則地祇羣望皆合於圓丘。以始祖配享。蓋有事祭非常祀也。三輔故事。祭於圓丘。上帝后土位皆南面。則漢嘗合祭矣。時褚元量郭山暉等皆以曾言爲然。明皇天寶元年二月勅曰。凡所祠享必在躬親。朕不親祭。禮將有闕。其皇地祇宜如南郊合祭。是月二十日合祭天地於南郊。自後有事于圓丘皆合祭。此則唐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今議者欲冬至祀天。夏至祀地。蓋以爲用周禮也。臣請言周禮與今禮之別。古者一歲祀天者三。明堂享帝者一。四時迎氣者五。祭地者二。享宗廟者四。凡此十五者皆天子親祭也。而又朝日夕月。四望山川社稷。五祀及羣小祀之類亦皆親祭。此周禮也。太祖皇帝受天眷命肇造宋室。建隆初郊。先享宗廟並祀天地。自眞宗以來三歲一郊。必先有事景靈。徧享太廟。乃祀天地。此國朝之禮也。夫周之禮親祭如彼。其多而歲行之不以爲難。今之禮親祭如此。其少而三歲一行。不以爲易。其故何也。古者天子出入儀物不繁。兵衛甚簡。用財有節。而宗廟在大門之內。朝諸侯出爵賞必於太廟。不止時祭而已。天子所治不過王畿千里。唯以齋祭禮樂爲政事。能守此則天下服矣。是故歲歲行之。率以爲常。至於後世。海內爲一。四方萬里。皆聽命於上。機務之繁。萬倍於古。日力有不能給。自秦漢已來。天子儀物日以滋多。有加無損。以至於今。非復如古之簡易也。今所行皆非周禮。三年一郊。非周禮也。先郊二日而告原廟。一日而祭太廟。非周禮也。郊而肆赦。非周禮也。優賞諸軍。非周禮也。自后妃以下至文武官。皆得廕補親屬。非周禮也。自宰相宗室以下至百官。皆有賜賚。非周禮也。此皆不改而獨於地祇。則曰周禮不當祭於圓丘。此何義也。議者必曰。今之寒暑。

與古無異。而宣王薄伐玁狁。六月出師。則夏至之日。何爲不可祭乎。臣將應之曰。舜一歲而巡四岳。五月方暑。而南至衡山。十一月方寒。而北至常山。亦今之寒暑也。後世人主能行之乎。周所以十二歲一巡者。唯不能如舜也。夫周已不能行舜之禮。而謂今可以行周之禮乎。天之寒暑雖同。而禮之繁簡則異。是以有虞氏之禮。夏一有商字。有所不能行。夏商之禮。周有所不能用。時不同故也。宣王以六月出師。驅逐玁狁。蓋非得已。且吉父爲將。王不親行也。今欲定一代之禮。爲三歲常行之法。豈可以六月出師爲比乎。議者必又曰。夏至不能行禮。則遣官攝祭祀。亦有故事。此非臣之所知也。周禮大宗伯。若王不與。則攝位。鄭氏注曰。王有故。則代行其祭事。賈公彥疏曰。有故。謂王有疾及哀慘皆是也。然則攝事。非安吉之禮也。後世人主不能歲歲親祭。故命有司行事。其所從來久矣。若親郊之歲。遣官攝事。是無故而用有故之禮也。議者必又曰。省去繁文末節。則一歲可以再郊。臣將應之曰。古者以親郊爲常禮。故無繁文。今世以親郊爲大禮。則繁文有不能省也。若帷城幔屋。盛夏則有風雨之虞。陛下自宮入廟。出郊冠通天。乘大輅。日中而舍。百官衛兵。暴露於道。鎧甲具裝。人馬喘汗。皆非夏至所能堪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不可偏也。事天則備事地。則簡。是於父母有隆殺也。豈得以爲繁文末節。而一切欲省去乎。國家養兵。異於前世。自唐之時。未有軍賞。猶不能歲歲親祠。天子出郊。兵衛不可簡省。大輅一動。必有賞給。今三年一郊。傾竭帑藏。猶恐不足。郊賚之外。豈可復加。若一年再賞。國力將何以給。分而與之。人情豈不失望。議者必又曰。三年一祀天。又三年一祀地。是非臣之所知也。三年一郊。已爲疏闊。若獨祭地而不祭天。是因事地而愈疏於事天。自古未有六年一祀天者。如此則典禮愈壞。欲復古而背古愈遠。神祇必不顧享。非所以爲禮也。議

者必又曰當郊之歲以十月神州之祭。易夏至方澤之祀。則可以免方暑舉事之患。此又非臣之所知也。夫所以議此者。爲欲舉從周禮也。今以十月易夏至。以神州代方澤。不知此周禮之經耶。抑變禮之權耶。若變禮從權而可。則合祭圓丘。何獨不可。十月親祭地。十一月親祭天。先地後天。古無是禮。而一歲再郊。軍國勞費之患。尙未免也。議者必又曰當郊之歲。以夏至祀地。祇於方澤。上不親郊。而通燼火。天子於禁中望祀。此又非臣之所知也。書之望秩。周禮之四望。春秋之三望。皆謂山川在境內。而不在四郊者。故遠望而祭也。今所在之處。俛則見地。而云望祭。是爲京師不見地乎。此六議者。合祭可否之決也。夫漢之郊禮。尤與古戾。唐亦不能如古。本朝祖宗欽崇祭祀。儒臣禮官。講求損益。非不知圓丘方澤。皆親祭之爲是也。蓋以時不可行。是故參酌古今。上合典禮。下合時宜。較其所得。已多於漢唐矣。天地宗廟之祭。皆當歲徧。今不能歲徧。是故徧於三年。當郊之歲。又不能於一歲之中。再舉大禮。是故徧於三日。此皆因時制宜。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並祀不失親祭。而北郊則必不能親往。二者孰爲重乎。若一年再郊。而遣官攝事。是長不親事地矣。三年間郊。當祀地之歲。而暑雨不可親行。遣官攝事。則是天地皆不親祭也。夫分祀天地。決非今世之所能行。議者不過欲於當郊之歲。祀天地宗廟。分而爲三耳。分而爲三。有三不可。夏至之日。不可以動大衆。舉大禮。一也。軍賞不可復加。二也。自有國以來。天地宗廟。唯享此祭。累聖相承。唯用此禮。此乃神祇所歆。祖宗所安。不可輕動之。則有吉凶禍福。不可不慮三也。凡此三者。臣熟計之。無一可行之理。伏請從舊爲便。昔西漢之衰。元帝納貢禹之言。毀宗廟。成帝用丞相衡之議。改郊位。皆有殃咎。著於史冊。往鑒甚明。可爲寒心。伏望陛下詳覽臣此章。則知合祭天地。乃是古今正禮。本非權宜。不獨初郊。

之歲所當施行。實爲無窮不刊之典。願陛下謹守太祖建隆神宗熙寧之禮。無更改易郊祀廟享。以救寧上下神祇。仍乞下臣此章。付有司集議。如有異論。卽須畫一解破。臣所陳六議。使皆屈伏。上合周禮。下不爲當今軍國之患。不可固執。更不論當今可與不可施行。所貴嚴祀大典。早以時定。取進止。

貼黃。唐制。終有事于南郊。則先朝獻太清宮。朝享太廟。亦如今禮。先二日告原廟。先一日享太廟。然議者或亦以爲非三代之禮。臣謹按武王克商。丁未祀周廟。庚戌柴望。相去三日。則先廟後郊。亦三代之禮也。奉聖旨令集議官集議聞奏。

論時政狀

臣聞之益戒于禹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仲虺言湯之德曰。用人惟己。改過不吝。秦穆喪師于崤。悔痛自誓。孔子錄之。自古聰明豪傑之主。如漢高帝。唐太宗。皆以受諫如流。改過不憚。號爲秦漢以來百王之冠。孔子曰。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聖賢舉動。明白正直。不當如是耶。所用之人。有邪有正。所作之事。有是有非。是非邪正。兩言而足。正則用之。邪則去之。是則行之。非則改之。此理甚明。如飢之必食。渴之必飲。豈有別生義理。曲加粉飾。而能欺天下哉。書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陛下自去歲以來。所行新政。皆不與治同道。立條例司。遣青苗使。斂助役錢。行均輸法。四海騷動。行路怨咨。自宰相已下。皆知其非。而不敢爭。臣愚忝不識忌諱。乃者上疏論之詳矣。而學術淺陋。不足以感動聖明。近者故相舊臣。藩鎮侍從。雜然爭言其不便。以至於臺諫二三人者。本其所與締交唱和表裏之人也。然猶不免一言其非者。豈非物議沸騰。事勢迫切而不可止歟。自非見利忘義。居之不疑者。孰肯

始終膠固不自湔洗。如吳師孟乞免提舉。胡宗愈不願檢詳。如逃垢穢。惟恐不脫。人情畏惡。一至於此。近者中外讜言陛下已有悔誤意。道路相慶。如蒙大賚。實望陛下旬日之間。渙發德音。洗蕩乖僻。追還使者。而罷條例司。今者側聽所爲。蓋不過使監司體量抑配而已。比之未悟。所較幾何。此孟子所謂知兄臂之不可紆。而姑勸以徐。知隣雞之不可攘。而月取其一。帝王改過。豈如是哉。臣又聞陛下以爲此法且可試之三路。臣以爲此法。譬如醫者之用毒藥。以人之死生。試其未效之方。三路之民。豈非陛下赤子。而可試以毒藥乎。今日之政。小用則小敗。大用則大敗。若力行而不已。則亂亡隨之。臣非敢過爲危論。以聳動陛下也。自古存亡之所寄者。四人而已。一曰民。二曰軍。三曰吏。四曰士。四人者。一失其心。則足以生變。今陛下下舉而兼犯之。青苗助役之法行。則農不安。均輸之令出。則商賈不行。而民始憂矣。併省諸軍。迫逐老病。至使戍兵之妻。與士卒雜處。其間貶殺軍分。有司降配。遷徙淮甸。僅若流放。年近五十。人人懷憂。而軍始怨矣。內則不取謀於元臣侍從。而專用新進小生。外則不責成於守令監司。而專用青苗使者。多置閑局。以擯老成。而吏始解體矣。陛下臨軒選士。天下謂之龍飛榜。而進士一人。首削舊恩。示不復用。所削者一人而已。士莫不悵悵者。以陛下有厭薄其徒之意也。今用事者。又欲漸消進士。純取明經。雖未有成法。而小人招權。自以爲功。更相扇搖。以謂必行。而士始失望矣。今進士半天下。自二十以上。便不能誦憶。注義爲明經之學。若法令一更。則士各懷廢棄之憂。而人才短長。終不在此。昔秦禁挾書。而諸生皆抱其業。以歸勝廣。相與出力。而亡秦者。豈有他哉。亦徒以失業而無歸也。故臣願陛下勿復言此。民憂軍怨。吏解體。而士失望。禍亂之源。有大於此者乎。今未見也。一日有急。則致命之士必寡矣。方是之時。不知希合苟

容之徒。能爲陛下收板蕩而止土崩乎。去歲諸軍之始併也。左右之人。皆以士心樂併告陛下。近者放停軍人李興告虎翼史。率錢行賂。以求不併。則士卒不樂可知矣。夫諂諛之人。苟務合意。不憚欺罔者。類皆如此。故凡言百姓樂請青苗錢。樂出助役錢者。皆不可信。陛下以爲青苗抑配。果可禁乎。不惟不可禁。乃不當禁也。何以言之。若此錢放而不收。則州縣官吏不免責罰。若此錢果不抑配。則願請之戶。後必難收。前有抑配之禁。後有失陷之罰。爲陛下官吏。不亦難乎。故臣以爲旣行青苗錢。一作使。則不當禁抑配。其勢然也。人皆謂陛下聖明神武。必能徙義修慝。以致太平。而近日之事。乃有文過遂非之風。此臣之所以憤懣太息而不能已也。昔賈充用事。天下憂恐。而庾純任愷。勦力排之。及充出鎮秦涼。忠臣義士。莫不相慶。屈指數日。以望惟新之化。而馮統之徒。更相告曰。賈公遠放。吾等失勢矣。於是相與獻謀。而充復留。則晉氏之亂。成於此矣。自古惟小人爲難去。何則。去一人。而其黨莫不破壞。是以爲之計。謀游說者衆也。今天下賢者。亦將以此觀陛下爲進退之決。或再失望。則知幾之士。相率而逝矣。豈皆如臣等輩。儉安懷祿。而不忍去哉。猖狂不遜。忤陛下多矣。不敢復望寬赦。俯伏引領。以待誅殛。

辨謗劄子

臣今月七日。見臣弟轍與臣言。趙君錫賈易言。臣於元豐八年五月一日。題詩揚州僧寺。欣幸先帝上僊之意。臣今省憶此詩。自有因依。今具陳述。臣於是歲三月六日。在南京聞先帝遺詔。舉哀掛服了當。迺還往常州。是時新經大變。臣子之心。孰不憂懼。至五月間。因往揚州竹西寺。見百姓父老十數人。相與道傍語笑。其間一人。以兩手加額云。見說好箇少年。一作帝官家。其言雖鄙俗不典。然臣實喜聞百姓謳歌吾



君之子。出於至誠。又是時臣得請歸耕常州。蓋將老焉。而淮浙間所在豐熟。因作詩云。此身已覺都無事。今歲仍逢大有年。山寺歸來聞好語。野花啼鳥亦欣然。蓋喜聞此語。故竊記之於詩。書之當道僧舍壁上。臣若稍有不善之意。豈敢復書壁上以示人乎。又其時去先帝上僊已及兩月。決非山寺歸來始聞之語。事理明白。無人不知。而君錫等輒敢挾情公然誣罔。伏乞付外施行。稍正國法。所貴今後臣子不爲仇人無故加以惡逆之罪。取進止。

奏狀

準尙書省劄子。蘇軾元豐八年五月一日於揚州僧寺留題詩一首。八月八日三省同奉聖旨。令蘇軾具留題因依實封聞奏。

右臣所有前件詩留題因依。臣已於今日早具劄子奏聞。訖乞檢會降付三省施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縣榜 附一本作書濟衆方後

先朝值夷狄懷服。兵革寢息。而又體質恭儉。在位四十有二年。宮室苑囿無所益。故民無暴賦橫徭。而生齒歲登。墾田日廣。至于法令。則去苛慘。尙寬簡。守令則進賢良。退貧殘。牛酒以禮。高年粟帛以旌。孝行。廣惠以廩。惻獨寬恤。以省力役。除身丁之算。弛鹽權之利。故能道迎休祥。年穀登衍。其裕民之德。固已浹肌膚。而淪骨髓矣。然猶慊然憂下民之疾疢。無良劑以全濟。於是詔太醫集名方。曰簡要濟衆。凡五卷。三策。鏤板模印。以賜郡縣。俾人得傳錄。用廣拯療。意欲錫以康寧之福。躋以仁壽之域。已而縣與律令同藏。殆逾一紀。窮遠之民。或莫聞知。聖澤壅而不宣。吏之罪也。乃書以方版。揭之通會。不獨流傳民間。痊痾愈疾。

亦欲人人知上恩也。後之君子。儻不以是爲誚。歲一檢案之。使無遺毀焉。

右具如前。須至榜示。嘉祐七年正月日。

舉黃庭堅自代狀

蒙恩除臣翰林學士。伏見某官黃某。孝友之行。追配古人。瑰瑋之文。妙絕當世。舉以自代。實允公議。

舉劉景文狀

臣自少聞趙元昊寇延州危急。環慶將官劉平。以孤軍來援。姦臣不救。平遂戰歿。竟罵賊不食而死。平有數子。皆才用絕人。不幸早世。今臣所與同僚西京左藏庫副使。權兩浙西路兵馬都監。兼東南第三將劉季孫。則平之少子。篤志力學。博通史傳。工詩能文。輕利重義。雖文臣中亦未易得。而其練達武經。講習邊政。乃其家學。至於奮不顧身。臨難守節。以臣度之。必不減平。今平諸子。獨有季孫在。而年已五十有八。雖備位將領。未盡其用。伏望朝廷特賜採察。擢置邊廷要害之地。觀其施爲。別加陞進。不獨爲忠義之勸。亦以廣文武之用。如蒙朝廷擢用。後犯入已贓。及不如所舉。臣甘伏朝典。

舉趙德麟狀

右臣聞之詩曰。懷德惟寧。宗子維城。宗室之有人。邦家之光。社稷之衛也。周之盛時。其卿士皆周召毛原。非王之伯叔父。則其子弟也。逮至兩漢。河間東平之德。歆向之文。天下以爲口實。而唐之宗室。武略如道宗。孝恭文章如白。與賀者。不可以一二數。而以功名至宰相者。有九人焉。自建隆以來。累聖執謙。不私其親。幹國治民。不及宗子。雖有文武異才。終身不試。神宗皇帝。實始慨然。欲出其英髦。與天下共之。故增立

教養選舉之法。行之二十年。出入中外。漸就器使。未見有卓然顯聞。稱先帝意者。夫豈無人。蓋朝廷未有大聳勸之耳。臣伏見左承議郎。簽書。潁州節度判官廳公事。趙令時。事親篤孝。內行純備。博學經史。手不釋卷。吏事通敏。文采俊麗。志節端亮。議論英發。體兼衆器。無適不宜。臣嘗見其所著述。筆力雅健。博貫子史。蓋清廟之瑚璉。明堂之杞梓也。使其生於幽遠。猶當擢用。而況近託肺腑。已蒙試用者乎。伏望聖慈。特賜考察。召致館閣。養其高才。而遂其遠業。以風動宗室。觀示海內。成先帝之意。不以臣人微言輕。而廢其請也。若後不如所舉。甘伏朝典。

### 赴英州乞舟行狀

臣某言。近准誥命。落兩職。追一官。謫守嶺南小郡。臣尋火急治裝。星夜上道。今已行次滑州。而自聞命已來。憂悸成疾。兩目昏障。僅分道路。左手不仁。右臂緩弱。六十之年。頭童齒豁。疾病如此。理不久長。而所負罪名至重。上孤恩義。下愧平生。悻傷血氣。憂隔飲食。所以疾病有加。無瘳。加以素來不善治生。祿賜所得。隨手耗盡。道路之費。囊橐已空。臣本作陸行。日夜奔馳。速於赴任。而疾病若此。費用不繼。英州接人。卒未能至。定州送人。不肯前去。雇人買馬之資。無所從出。道盡塗窮。譬如中流失舟。抱一浮木。特此爲命。而木將沉。臣之哀危。亦云極矣。竊伏思念。得罪以來。三改謫命。聖恩保全。終付一郡。豈期聖主至仁。至明。尚念八年經筵之舊。臣意欲全其性命乎。臣若強衰病之餘生。犯三伏之毒暑。陸走炎荒。四千餘里。則僮仆中途。死於逆旅之下。理在不疑。雖罪累之重。不足多惜。而死非其道。則非仁聖不殺。全育之意也。輒已分散骨肉。令長子帶往近地。躬耕就食。臣只帶家屬數人。前去汴泗之間。乘舟泛江。倍道而行。至南康軍。出陸

赴任。所貴醫藥粥食。不至大段失所。臣切揣自身。多病早衰。氣息僅屬。必無生還之道。然尙延晷刻於舟中。畢餘生於治所。雖以瘴癘死於嶺表。亦所甘心。比之陸行斃於中道。藁葬路隅。常爲羈鬼。則猶有間矣。恭惟聖主之德。下及昆蟲。以臣曾經親近。使必不欲置之死地。所以輒爲行舟之計。敢望天慈。少加憫側。臣無任。

奏乞封太白山神狀 附爲太守宋選作

伏見當府郿縣太白山。雄鎮一方。載在祀典。按唐天寶八年。詔封山神爲神應公。迨至皇朝。始改封侯。而加以濟民之號。自去歲九月不雨。徂冬及春。農民拱手。以待飢饉。粒食將絕。盜賊並興。臣採之道塗。得於父老。咸謂此山舊有湫水。試加禱請。必獲響應。尋令擇日齋戒。差官莅取。臣與百姓數千人。待於郊外。風色慘變。從東南來。隆隆獵獵。若有驅導。既至之日。陰威凜然。油雲蔚興。始如車蓋。既日不散。遂彌四方。化爲大雨。罔不周飫。破驕陽於鼎盛。起二麥於垂枯。鬼神雖幽。報答甚著。臣竊以爲功効至大。封爵未允。使其昔公而今侯。是爲自我而左降。揆以人意。殊爲不安。且此山崇高。足亞五岳。若賜公爵。尙虛王稱。校其有功。實未爲過。伏乞朝廷。更下所司。詳酌可否。特賜指揮者。

上初卽位論治道二首 代呂申公

道德

人君以至誠爲道。以至仁爲德。守此二言。終身不易。堯舜之主也。至誠之外。更行他道。皆爲非道。至仁之外。更作他德。皆爲非德。何謂至誠。上自大臣。下至小民。內自親戚。外至四夷。皆推赤心以待之。不可以絲

毫僞也。如此則四海之內。親之如父子。信之如心眼。未有父子相圖。心眼相欺者。如此而天下之不治。未之有也。絲毫之僞。一萌於心。如人有病。先見於脈。如人飲酒。先見於色。聲色動於幾微之間。而猜阻行於千里之外。強者爲敵。弱者爲怨。四海之內。如盜賊之憎主人。鳥獸之畏弋獵。則人主孤立而危亡至矣。何謂至仁。視臣如手足。視民如赤子。戢兵省刑。時使薄斂。行此六事而已矣。禍莫逆於好用兵。怨莫大於好起獄。災莫深於興土功。毒莫深於奪民利。此四者陷民之坑穽。而伐國之斧鉞也。去此四者。行彼六者。而仁不可勝用矣。傳曰。至誠如神。又曰。至仁無敵。審能行之。當獲四種福。以人事言之。則主逸而國安。以天道言之。則享年永而卜世長。此必然之理。古今已試之效也。去聖益遠。邪說滋熾。厭常道而求異術。文姦言以濟暴行。爲申商之學者。則曰。人主不可以不學術。數人主天下之父也。爲人父而用術於其子。可乎。爲莊老之學者。則曰。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欲窮兵黷武。則曰。吾以威四夷而安中國。欲煩刑多殺。則曰。吾以禁姦慝而全善人。欲虐使厚斂。則曰。吾以強兵革而誅暴亂。雖若不仁。而卒歸於仁。此皆亡國之言也。秦二世王莽嘗用之矣。皆以經術附會其說。書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此言威福不可移於臣下也。欲威福不移於臣下。則莫若捨己而從衆。衆之所是。我則與之。衆之所非。我則去之。夫衆未有不公。而人君者。天下公議之主也。如此則威福將安歸乎。今之說者。則不然。曰。人主不可以不作威福。於是違衆而用己。己之耳目。終不能徧天下。要必資之於人。愛憎喜怒。各行其私。而浸潤膚受之說行矣。然後從而賞罰之。雖名爲人主之威福。而其實左右之私意也。姦人竊吾威福而賣之於外。則權與人主倖矣。書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威者畏威之謂也。愛者懷私之謂也。管仲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

流民之下也。畏威之心。勝於懷私。則事無不成。今之說者。則不然。曰。人君當使威刑勝於惠愛。如是。則予不如奪。生不如殺。堯不如桀。而幽厲桓靈之君。長有天下。此不可不辨也。

刑政

書曰。臨下以簡。御衆以寬。此百世不易之道也。昔漢高帝約法三章。蕭何定律九篇而已。至於文景。刑措不用。歷魏至晉。條目滋章。斷罪所用。至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而姦益不勝。民無所措手足。唐及五代。止用律令。國初加以注疏。情文備矣。今編敕續降。動若牛毛。人之耳目。所不能周。思慮所不能照。而法病矣。臣愚謂當熟議而少寬之。人主前旒蔽明。黠纒塞耳。耳目所及。尚不敢盡。而況察人於耳目之外乎。今御史六察。專務鈎考簿書。責發細微。自三公九卿。救過不暇。夫詳於小。必略於大。其文密者。其實必疎。故近歲以來。水旱盜賊。四民流亡。邊鄙不寧。皆不以責宰相。而尚書諸曹。文牘繁重。窮日之力。書紙尾不暇。此皆苛察之過也。不可以不變。易曰。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先王之理財也。必繼之以正辭。其辭正。則其取之也義。三代之君。食租衣稅而已。是以辭正而民服。自漢以來。鹽鐵酒茗之禁。貨權易之利。皆心知其非。而冒行之。故辭曲而足爲盜。今欲嚴刑妄賞。以去盜。不若捐利以予民。衣食足而盜賊自止。夫興利以聚財者。人臣之利也。非社稷之福。省費以養財者。社稷之福也。非人臣之利。何以言之。民者國之本。而刑者民之賊。興利以聚財。必先煩刑以賊民。國本搖矣。而言利之臣。先受其賞。近歲宮室城池之役。南蠻西夏之師。車服器械之資。略計其費。不下五千萬緡。求其所補。卒亦安在。若以此積糧。則沿邊皆有九年之蓄。西夷北邊。望而不敢近矣。趙充國有言。湟中穀斛八錢。吾謂糴三百萬斛。羌人不敢動矣。不待煩刑。

賊民而邊鄙以安。然爲人臣之計。則無功可賞。故凡人臣欲興利而不欲省費者。皆爲身謀。非爲社稷計也。人主不察。乃以社稷之深憂。而徇人臣之私計。豈不過甚矣哉。

表狀五首

代普寧王賀冬表

七日來復。陽旣進而歲功成。八風不姦。樂已調而君道得。惟聖在御。與天同符。恭惟皇帝陛下。嗣守洪基。丕承先志。法小毖以求助。期旣醉之太平。淵默臨朝。順陽道之消長。清淨爲治。俾物類以昭蘇。受福無疆。成功不宰。臣猥以暗弱。仰荷誨憐。敢先百辟之朝。以祝萬年之壽。

謝御膳表

臣伏蒙聖恩。特賜寬假。將理。今月七日。又再蒙中使臨賜御膳。問其治療之增損。督以朝參之日辰。臣下履淵冰。上負芒刺。蹄涔雖小。能延兩耀之光。寸草何知。莫報三春之澤。正使豚魚幽陋。木石堅頑。亦將激勵忘軀。奔走赴職。而臣尙有無厭之請。敢守不移之愚。在法當誅。原情可憫。實以負薪之疾。積有歲時。勿藥之祥。恐非旦夕。終願江淮之一郡。以安犬馬之餘生。尙冀此身未填溝壑。期於異日。別効涓埃。

代滕達道景靈宮奉安表

衣冠出游。巍乎宮闕之盛。祖考來格。燦然日月之明。新禮光前。彌文範後。繼以作解之雷雨。仍收繪像之子孫。聳觀華夷。淪泐枯朽。竊以祀無豐疎。祭不欲昵。自仁率親。故同宮而合享。惟聖作則。實考古而便今。庶民子來。五福交應。蔚山河之增氣。紛嶽瀆以來朝。仙木蟠根。五聖旣聯於龍袞。靈芝擢秀。九莖復出於

齋房。皇帝陛下舜孝格天。堯文冠古。損益漢唐之典故。潤色祖宗之規摹。壽參萬年。永作人神之主。本支百世。共承宗廟之休。臣出守遠方。阻觀盛禮。會祠壇下。莫覩燁然之光。留滯周南。竊興命也之嘆。

上皇帝賀冬表

易稱來復。蓋知天地之心。禮戒無爲。以待陰陽之定。恭維皇帝陛下。堯仁冠古。舜孝通神。種德兆民。躬行文景之儉。游心六藝。灼知周孔之情人。既和而歲自豐。天不違而壽無極。臣久緣衰病。待罪江湖。莫瞻北極之光。但罄南山之祝。

上太皇太后賀正表

堯曆授時。夏正建統。氣迎交泰之會。祥應重明之朝。恭惟太皇太后陛下。道無能名。德博而化。天人所助。本義易之益謙。慈儉不居。得老氏之三寶。時逢吉日。福集清宮。臣職守江湖。心馳象魏。天威咫尺。想聞清蹕之音。眉壽萬年。遠奉稱觴之慶。

擬作二首

代侯公說項羽辭并敘

漢與楚戰。敗於彭城。太公間走。見獲於楚。項羽常置軍中。以爲質。漢王遣辯士陸賈說項羽。請之不聽。後遣侯公。羽許之。遂歸太公。侯公之辯。過陸生矣。而史闕其所以說羽之辭。遂探其事情以補之。作代侯公說項羽辭。

漢王四年。遣辯士陸賈。東說項王。請還太公。項王弗聽。賈還。漢王不懌者累日。左右計無所出。侯公在軍



中而未知名。乃趨進而言曰：秦爲無道，荼毒天下，戮人之父，刑人之子，如刈草菅。大王奮不顧身，建大義，除殘賊，爲萬民請命。今秦氏已誅，天下且定，民之父子室家，皆得保完以相守也。其慶大矣。宜與太公享萬歲無窮之歡。不幸太公拘於強讐，以重大王夙夜之憂。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大王諸臣，未有輸忠出奇，以還太公之屬車，蹈義死節，以折項王之狼心者。臣恐天下有以議漢爲無人矣。此臣等之罪也。臣願先卽辱國之誅。漢王嘻噓曰：吾惟不孝不武，而太公暴露拘辱於楚者三年矣。吾重念天下大計，未獲卽死之。此吾所以早夜痛心疾首，東嚮而不忘也。願爲之奈何。侯公曰：臣雖不敏，願大王假臣革車一乘，騎卒十人，臣朝馳至楚壁，而暮與太公驂乘而歸，可乎。漢王慢罵曰：腐儒何言之易也。夫陸賈天下之辯士，吾前日遣之，智窮辭屈，抱頭鼠竄，顛狼而歸，僅以身免。若何言之易也。侯公曰：待人以必能者，不能則喪氣，倚事之必集者，不集則挫心。大王前日之遣賈也，特之爲必能之人，望之有必集之事。今賈乃困辱而歸，是大王氣喪而心挫也。宜有以深鄙臣也。且大王一失任於陸賈，乃遂懲艾以爲無足使令者。是大王示太公之無還期，待天下爲無士也。漢王曰：吾豈忘親者耶。顧若無足以辦此，且項王陰伎不仁，徒觸其鋒，與之俱靡耳。侯公曰：昔趙平原君苦秦之侵，欲結楚從也，求其可與從適楚者二十人，蓋擇於門下也。食客數千，能十九焉。其一人無得也。最下客毛遂請行，平原君不擇而與之俱。卒至強楚，廷叱其王，而定從於立談之間者，毛遂功也。日者趙王武臣見獲於燕，以其臣陳餘、張耳之賢，擇人請王，往者十輩無一返者。終於養卒請行，朝炊未終，乃與趙王同載而歸。此大王之所知者。臣乃今日願爲大王之毛遂。謁卒，大王何慊不辱平原餘耳之聽哉。漢王曰：善。乃飭車十乘，騎卒百人，以遣侯公。侯公至楚，晨扣軍門，養

項王曰。臣聞漢王之父太公爲俘囚。臣切慶大王獲所以勝於漢者。前日漢王遣使請之。而大王不與。至將烹焉。臣切弔大王似不卹楚矣。項王噴目大怒。叱侯公曰。若自薦死。乃欲爲而主行說以僥倖也。且吾親與人角而獲其父。固將甘心焉。今乃言無卹者何也。侯公曰。臣以區區之身。備漢之使。而有謁於大王。故大王以臣爲漢游說。而忘忠楚也。大王試幸聽之。使其言有可用。則楚漢之大利。兩君之至歡。豈臣之私幸也。使其言無可用。則臣徐蹈鼎鑊。以從太公之烹。蓋未晚也。項王曰。太公之不得歸。必矣。若將何言。侯公曰。夫漢王失職。怏怏而西。因思歸之士。收豪傑之伍。舉梁漢之師。下巴蜀之粟。并三秦。定齊魏。日引而東。以與大王決。一旦之命。大王視其志。因將一天下。朝諸侯。建七廟。定大號。爲萬世基業耶。抑將區區徇匹夫之節。爲曾參之孝而已者耶。且連兵帶壘。與楚百戰。以決雌雄。乃有天下三分之二。大王軍覆將死。自救不暇。凡所以運奇決敵。爲大王之勅敵者。在漢王與諸將了事耶。抑太公實爲之也耶。雖庸人孺子。固知之。然則太公獨一亡似人耳。不足爲楚漢之輕重。大王幸虜獲之。而禍福實係焉。視其用之如何耳。得所以用而用之者強。失所以用而用之者亡。苟爲失其所用。未若不獲之爲善也。大王所以久拘而不歸者。固以要之。誠是也。且要而能致之。則權在我。要而不能致。則權在人。權之所在。以戰必克。則要者名也。歸者實也。大王苟不得志於名。當速收効於實。無爲兩失。而自遺其患。是以臣竊爲大王慎惜此舉也。大王固嘗置之組上而命之矣。彼報之曰。必欲烹之。願分羹焉。且父子相愛之情。豈相遠哉。方漢王窘於彭城。二子同載。推墮捐之。弗顧也。安知其視父不與子同也。太公之囚楚者三年矣。彼誠篤於愛父。固將捐兵解甲。膝行頓顙。楚之轅門。爲之請。一旦之命。今勵士方力督戰方急。無一日而忘於楚從事。此其

志在天下。無以親爲也。大王今不歸之。以收其實。將久留之。以執其名。故曰似不恤楚也。項王怒氣少息。徐曰。顧吾所讐者。漢王爾。其父何與耶。且漢王親以其身投吾。掌握者數矣。我常易而釋之。今乃曰東向。必欲亡楚而後已。故吾深仇之。欲蒞醢其父。聊快於一時。況與之歸耶。侯公曰。辱大王幸賜聽臣。臣請言其不可者。夫首建大義。誅暴秦者。惟楚。世爲賢明。顯名於天下者。惟楚。天下豪傑樂從而爭赴者。惟楚。被堅執銳。爲士卒先。所向摧靡。莫如大王。兵強將武。百戰百勝。莫如大王。諸侯畏懼。惟所號令。莫如大王。割地據國。連城數十。莫如大王。持此數者。以令天下。朝諸侯。建大號。何待于今。然而爲之八年。智窮兵敗。土疆日促。反爲漢雌。大王嘗自知其所以失乎。項王曰。吾誠每不自知。如公言焉。公試論吾所以失者。侯公曰。大王知夫博者事乎。夫財均則氣均。氣均則敵偶。然後勝負之勢決於一時。今大王求與漢博。方布席徒手。未及投地。而驟以己資推遺之。已而財索氣竭。徒手而校之。則大王之勝勢去矣。夫仁義禮智。所以取天下之資。而制敵之具也。大王乃棄資委具。以爲無所事。以故漢皆獲而收執之。此所以自引而東。視大王如無也。項王曰。何謂棄資委具。侯公曰。夫秦民之不聊生久矣。漢王之入關也。秋毫無所犯。解秦之詈。約法三章。民大慶悅。惟恐其不王秦也。大王之至。燔燒屠戮。酷甚於秦。秦人失望。何以爲仁。大王始與諸侯受約。懷王先入關者。王之。漢王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叩關決戰。降俘其主。以待大王。而大王背約。遷之南鄭。何以爲信。大王以世爲楚將。方舉大義。不立其後。無以令天下。遂共立懷王。而稟聽之。及天下且定。乃陽尊爲帝。而放殺之。何以爲義。以范增之忠。陳平之智。韓信之勇。皆人傑。爭天下者。視此三人。爲之存亡。然而增死於疑。平信去而不用。何以爲智。是以漢王於其入關也。天下歸其仁。其還定三秦也。天

下歸其信。爲義帝縞素也。天下歸其義。其用平信也。天下歸其智。此四者。大王素有之資。可畜之具。惟其委棄而不用。故漢皆得而收執之。是以大王未得所以稅駕也。方今之勢。漢王者高資富室也。大王者。竇人也。天下者。市人也。市人不趨竇人而趨高資富室。明矣。然則大王今日之資。恃有一太公爾。天所以相楚也。今不歸之以伸區區之信義。紆旦夕之急。臣恐漢人怒氣益奮。戰士倍我。是大王又以其資遺漢。且將索然而爲窮人矣。此臣所以爲大王寒心也。夫制人之與見制於人。克人之與見克於人。豈同日而語哉。願大王熟計之。項王曰。孤所以恩漢者亦至矣。然去輒背我。今其父在此。猶日急鬪。誠一旦歸之。徒益其氣爾。侯公曰。不然。臣聞懷敵者強。怒敵者亡。大王於漢。有足懷而制之。乃欲怒而鬪之。臣意天溺大王之衷。將遂孤楚矣。大王誠惠辱一介之使。護太公。且致言漢王曰。前日太公播越於外。羈旅敵軍。獲侍盥沐。三年于茲。而君王方深督過之。是以下國君臣。未敢議太公之歸。今君王勅駕迎之。孤恐久稽君王旦暮。問安侍膳之歡。敢不承令。敬遣下臣衛送太公之屬車。以還行宮。孤亦願自今之日。與君王捐忿與瑕。繼平昔之歡。君王有以報不穀者。皇天后土。實與聞之。如此而漢不解甲罷兵。以答大義。則曲在彼矣。大王因之號令士卒。以趨漢王。此秦所以獲晉惠公也。今大王不辱聽臣。臣無所受命而歸。漢王固將慟哭於軍。曰。楚之讎我者深矣。使者再返。而太公不歸矣。且號爲舉大義。除殘賊。拯萬民。終之有不共戴天之讎。何面目以視天下。今日之事。有楚無漢。有漢無楚。吾將前死楚軍。不返願矣。漢王持此。感怒士心。整甲而趨楚軍。此伍子胥所以鞭平王之尸也。項王曰。善。吾聽公。姑無烹公。第還語。而王令罷兵。吾今歸之矣。侯公曰。此又不可。夫智貴乎早決。勇貴乎必爲。早決者無後悔。必爲者無棄功。王陵楚之驍將也。一旦亡

去漢。大王拘執其母。將以還陵也。而其母慷慨對使者爲陵陳去就之義。勅陵無還。遂伏劍而死。故天下皆賢智其母。而莫不哀其死也。今太公幽囚鬱抑於大王之軍久矣。今聞使者再返。而大王無意幸赦還之。臣竊意其變生於無聊。不勝恚辱之積。一旦引決以蹈陵母之義。則大王悔恐自失。雖欲回漢軍之鋒。不可得矣。臣聞來而不可失者時也。蹈而不可失者機也。方今大王糧匱師老。無以支漢。而韓信之軍。乘勝之鋒。亦且至矣。大王雖欲解而東歸。不可得矣。臣願大王因其時而用其機。急歸太公。與漢王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爲漢。以東爲楚。大王解甲登壇。建號東帝。以撫東方之諸侯。亦休兵儲粟。以待天下之變。漢王老且厭兵。尙何求哉。固將世爲西藩。以事楚矣。項王大悅。聽其計。引侯生爲上客。召太公置酒。高會三日而歸之。太公呂后旣至漢。王大悅。軍皆稱萬歲。卽日封侯公平國君。曰。此天下辯士所居。傾國者。故號平國君焉。

### 擬孫權答曹操書

權白孟德足下。辱書開示禍福。使之內殺子布。外擒劉備。以自効。書辭勤款。若出至誠。雖三尺童子。亦曉然知利害所在矣。然僕懷固陋。敢略布昔田橫齊之遺虜。漢高祖釋酈生之憾。遣使海島。謂橫來。大者王。小者侯。猶能以刀自剄。不肯以身辱於劉氏。韓信以全齊之地。束手於漢。而不能死於牖下。自古同功一體之人。英雄豪傑之士。世亂則藉以剪伐。承平則理必猜疑。與其受韓信之誅。豈若死田橫之節也哉。僕先將軍破虜。遭漢陵夷。董卓僭亂。焚燒宗廟。發掘陵寢。故依袁術以舉義師。所指城邑響應。天下思得董卓而食之。不厭。不幸此志未遂。而無祿早世。先兄伯符嗣命。馳驅鋒鏑。周旋江漢。豈有他哉。上以雪天子

之恥。下以畢先將軍之志耳。不意衰術亦僭位號。汚辱義師。又聞諸君各盜名字。伯符提偏師。進無所歸。退無所守。故資江東爲之業耳。不幸有荆軻舞陽之變。不以權不肖。使統部曲。以卒先臣之志。僕受遺以來。臥薪嘗膽。悼日月之逾邁。而歎功名之不立。上負先臣未報之忠。下忝伯符知人之明。且權先世以德顯於吳。權若效諸君有非常之志。縱不蒙顯戮。豈不墜其家聲耶。漢自桓靈以來。上失其道。政出多門。宦官之亂。纔息。董卓之禍復興。催汜未誅。袁劉割據。天下所恃。惟權與公及劉備三人耳。比聞卓已鯨鯢。天子反正。僕意公當掃除餘孽。同獎王室。上助天子與宗廟社稷之靈。退居藩國。無失春秋朝覲之節。而足下乃有欺孤之志。威挾天子。以令天下。妄引曆數。陰搆符命。昔笑王莽之愚。今竊歎足下蹈覆車也。僕與公有婚姻之舊。加之同好相求。然自聞求九錫。納椒房。不唯同志失望。天下甚籍籍也。劉備之兵雖少。然僕觀其爲人。雄材大略。寬而有容。拙於攻取。巧於馭人。有漢高祖之餘風。輔以孔明。未可量也。且以忠義不替。曩昔僕以爲今海內所望。惟我二人耳。僕之有張昭。正如備之孔明。左提右挈。以就大事。國中文武之事。盡以委之。而見教殺昭與備。僕豈病狂也哉。古諺有之。輔車相依。唇亡齒寒。僕與劉備。實有唇齒相須之勢。足下所以不能取武昌。又不能到成都者。吳蜀皆存也。今使僕取蜀。是吳不得獨存也。蜀亡。吳亦隨之矣。晉以垂棘屈產。假道於虞。以伐虢。夫滅虢。是所以取虞。虞以不知故及禍。足下意何以異此。古人有言曰。白首如新。傾蓋如故。言以身託人。必擇所安。孟德視僕。豈惜此尺寸之土者哉。特以公非所托。故也。苟文若與公共起艱危。一旦勸公讓九錫。意便憾。使卒憂死。矧僕與公有赤壁之隙。雖復盡釋前憾。然豈敢必公不食斯言乎。今日歸朝。一匹夫耳。何能爲哉。縱公不見害。交鋒兩陣之間。所殺過當。今其父子

兄弟實在公側，怨僕多矣。其能安乎？季布數窘漢王，及卽位，猶下三族之令，矧足下記人之過，忘人之功，不肯忘文若於九錫，其肯赦僕於赤壁乎？孔文舉與楊德祖，海內奇士，足下殺之如阜隸，豈復有愛於權，天下之才在公右者，卽害之矣。一失江東，豈容復悔耶？甘言重幣，幸勿復再。

### 制誥二首

元祐元年九月六日明堂赦文

門下聖人之德，無以加孝帝王之典，莫大承天。朕以眇眇之身，熒熒在疚，永惟置器之重，惕若臨淵之深。承明繼成，思有以迪先王之烈。紹志述事，未足以慰天下之心。仰繫母慈，總攬政體，緝熙百度，和樂四方。賴帝貺臨，海寓寧乂。三垂之兵，靡警萬邦之年。屢豐庶幾，大同光嗣，成美深惟。六聖之制，必躬三歲之祠。維茲肇禋，屬予訪落，喪有以權而從變，祭無以卑而廢尊。願言總章，古重宗祀，以教諸侯之孝，以得萬國之心。我享維天下，武式文王之典，大孝嚴父，孔子謂周公其人，追惟先猷，嘗講茲禮，包舉儒術，咨諏縉紳。刺六經放逸之文，斥衆言淆亂之蔽，嘉與四海，靈承一天，革顯慶之兼尊，隆永徽之專配，成於獨斷，畀予冲人，遵遺教於前，著成法於後，涓選吉日，哀輯上儀，奉鬯琳宮，奠玉路寢，神之弔矣。燕及皇天，誰其配之。旣右烈考於時，夙齋輅之駕，被袞冕之章，備庶物之微，追三牲之養，靈游而風馬下，孝奏而日月光，惕然履霜，詎勝悽愴之意，優然出戶，如聞歎息之聲，秩祜賚我，思成侍臣，助予惻楚，旣迄成於熙事，敢專饗於闕休，宜布洪恩，以暨諸夏。云云於戲，漢庭祀帝，著於卽阼之躔，年唐室施仁，固以御門之吉日，蓋禮盛者文，綽澤大者流長，尙賴文武之英，屏翰之雋，協恭致治，以輔邦家。

元祐三年六月德音赦文

門下。朕以眇躬。獲御大器。仰聖后之慈訓。荷先烈之永圖。四載于茲。涉道尙淺。凜然祇惕。若履淵冰。思所以慰安人心。奉若天道。常慮一夫之失。所以傷萬物之太和。蠲苛去煩。夙夜願治。迺自去冬。連月降雪。異常。今春已來。久陰不霽。農民失職。商旅不通。比屋之間。凍餒彌甚。常寒之罰。咎在朕躬。惟日兢兢。以圖消復。潔精致禱。神眷未孚。克己自持。協氣無應。切慮四方獄犴。冤滯尙多。工役煩興。人咨胥怨。鬱成繆整之變。以干陰陽之和。宜均渙恩。以召善氣。云云於戲。遇災祇戒。聿脩信順之誠。正事布和。庶獲天人之助。咨爾中外。咸體朕懷。

樂語十九首

集英殿春宴教坊詞

教坊致語 中和化育萬壽排場

臣聞人和則氣和。故王道得而四時正。今樂猶古樂。故民心悅而八音平。幸此聖朝。陶然化國。飭三農於保介。維莫之春。興五福於太平。旣醉以酒。共惟皇帝陛下。乘乾有作。出震無私。憲章六聖之典謨。斟酌百王之禮樂。天方胙於舜孝。人已誦於堯言。故得彝倫敍而水土平。北流軌道。壬人退而蠻夷服。西旅在庭。稍寬中吳之憂。一均湛露之澤。方將麴蘖羣賢而惡旨酒。鼓吹六藝而放鄭聲。雖白雪陽春。莫致天顏之一笑。而獻芹負日。各盡野人之寸心。臣猥以賤工。叨塵法部。幸獲望雲之喜。敢陳擊壤之音。不揆蕪才。上進口號。



萬人歌舞樂芳辰。長養恩深第四春。令下風雷常有信。時來草木豈知仁。璿璣已正三塔泰。玉瑁初知九奏純。更欲年年同此樂。故應相繼得元臣。

勾合曲

太平無象善萬物之得時。和氣致祥喜八風之從律。大合鈞天之奏。克諧治世之音。上奉嚴宸。教坊合曲。勾小兒隊。

隊名

斑白之老。既無負戴之憂。齟齬之童。亦遂嬉遊之樂。行歌道路。聯袂闕庭。仰奉宸慈。小兒入隊。

初成莫春服。來獻太平謠。

問小兒隊

聚戲里閭。豈識九重之奧。成文綴兆。忽隨六樂之和。宜近彤墀。悉陳來意。

小兒致語

臣聞春爲陽中。生物各遂其性。樂以天下。聖人豈私其身。故飲食盡忠臣心。而遊豫爲諸侯度。方遲日之無事。矧嗣歲之有年。大啓壁門。肅陳燕豆。恭惟皇帝陛下。道隆而德備。質文而性仁。總攬羣材。蓋天授之神策。澄清庶政。故民獻以寶符。顧良辰樂事之難并。宜羣臣嘉賓之並集。廣場千步。方山立於衆工。大樂九成。固海涵於雜技。臣等沐浴膏澤。咏歌昇平。幸以髣髴之微。得參舞羽之末。敢干宸聽。伏俟俞音。

勾雜劇

臚傳已久。陛楯將更宜資載笑之歡。少進羣優之技。緩調絲竹。雜劇來歟。

放小兒隊

清歌屢奏。蓋曲盡於下情。妙舞載陳。示不遺於小物。既畢沛風之和。稍同沂水之歸。再拜天堦。相將好去。

勾安童隊

燕私之樂。下侍於臣工。靡曼之觀。聊同於俚俗。審音而作。振袂稍前。上奉宸歡。兩軍女童入隊。

隊名

瑞日明歌扇。仙飈動舞衣。

問女童隊

工師奏技。侍衛聳觀。顧游女之何施。集彤庭而有待。欲知來意。宜悉敷陳。

女童致語

妾聞聖人授民以時。王者與衆同樂。故倉庚鳴而蠶女出。游魚躍而靈沼春。蓋良辰豈易得哉。亦賢者而後樂此。伏惟皇帝陛下。溫恭允塞。緝熙光明。學無常師。文武識其大者。仁能濟衆。堯舜其猶病諸。齊秦階之六符。走重譯之萬里。天人並應。禮樂將興。豈惟塵土之賤微。敢度乾坤之廣大。萬舞九奏。雖未象於成。功間歌三終。亦庶幾於頌德。欲殫末技。少効寸誠。

勾雜劇

風斜御柳。旣窮綺麗之觀。日轉庭槐。少進談優之戲。再調絲竹。雜劇來歟。

放女童隊

翠袖風回已盡折旋之妙。文茵霞卷尙觀顧步之餘。再拜天墀。相將好去。

齋日致語口號

旋復陰陽配五支於六幹。誕彌歲月與元日爲三申。神后降慶於當年。曾孫効誠於茲日。不煩巧歷。自契真符。道俗謹謠。天人協應。太皇太后陛下。功高任剏。德配唐虞。上推顧託之心。下布仰成之政。寶慈與儉。蹈光憲之成規。却狄安邦。襲烈武之餘慶。三朝順履。萬壽維新。雖絳縣之老人。難窮甲子。如楚南之靈木。莫計春秋。臣賤等草茅。心傾葵藿。採民謳於擊壤。效樂語之陳詩。

媯皇得道自神仙。金母長生不計年。甲子會逢三朔旦。歲星行看百周天。消兵漸覺腰無犢。種地方知禍有田。彤管何人書後會。椒花椿頌一時編。

黃樓致語口號

百川返壑。五稼登場。初成百尺之樓。適及重陽之會。高高下下。旣休畚鍤之勞。歲歲年年。共覩茱萸之美。共惟知府學士。民人所恃。憂樂以時。度餘力而取羨材。因備災而成勝事。起東郊之壯觀。破西楚之淫名。賓客如雲。來四方之豪傑。鼓鍾隱地。竦萬目之觀瞻。實與徐民。長爲佳話。一新柱石壯嚴闈。更值西風落帽辰。不用游從誇燕子。直將氣焰壓波神。山川尙遶當時國。城郭猶飄廣陌塵。誰凭欄干賞風月。使君留意在斯民。

趙倅成伯母生日致語口號

昔年占夢。適當重九之佳辰。今日獻香。願祝大千之遐算。慶婦姑之同日。雜茱菊以稱觴。殺雞已效於龐公。剪髮敢資於陶母。但某叨居樂部。忝預年家。不度蕪材。上塵口號。今朝壽酒。泛黃花。鬱鬱葱葱氣滿家。但得唐兒舞一曲。莫嫌國小向長沙。

王氏生子致語口號

人中五日。知織女之暫來。海上三年。喜花枝之未老。事協紫銜之夢。歡傾白髮之兒。好人相逢。一杯徑醉。伏以某人女郎。蒼梧仙裔。南海貢餘。憐謝瑞之早孤。潛炊相助。嘆張鎬之沒興。遇酒輒歡。采楊梅而朝飛。擘青蓮而暮返。長新玉女之年貌。未厭金膏之掃除。萬里乘桴。已慕仲尼而航海。五絲繡鳳。將從老子以俱仙。東坡居士。尊俎千峯。笙簧萬籟。聊設三山之湯餅。共傾九醞之仙醪。尋香而來。苒天風之引步。此與不淺。炯江月之升樓。

羅浮山下。已三春。松笳穿塔。晝掩門。太白猶逃水仙洞。紫簫來問玉華君。天容水色。聊同夜。髮澤膚光。自鑑人。萬戶春風。爲子壽。坐看滄海起揚塵。

寒食宴提刑致語口號

良辰易失。四者難并。故人相逢。五斗徑醉。況中年離合之感。正寒食清明之間。時乎不可再來。賢者而後樂此。恭惟提刑學士。才本天授。學爲人師。事業存乎斯民。文章蓋其餘事。望之已試於馮翊。翁子暫還於會稽。知府學士。接好隣邦。締交册府。莫逆之契。義等於天倫。不腆之辭。意勤於地主。力講兩君之好。可無七子之詩。欲使異時。爭傳盛事。

雲間畫鼓疊春雷。千騎尋芳戲馬臺。半道已逢山簡醉。萬人爭看謫仙來。淮西按部威尤凜。歷下懷仁首重回。還把去年留客意。折花臨水更徘徊。

